

詔，其明經舉人有能習律一部以代爾雅者，如帖經俱通，千木色減兩選，合集日與官。十二年依國子司業裴肅奏，依前如爾雅，十三年十二月尚書左丞權禮部知貢舉，顧少連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勅，以所問錄於紙上，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奉勅宜依。○觀此，知趙贊奏定所問口義錄於紙上之制，其間有廢弛，至此復奏行之。○元和二年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舉人，講罷試口義，准舊墨義十餘條，五經通五，明經通六，便放入第，詔從之。七年十二月權知禮部侍郎韋實之奏，試明經請墨義依舊格問口義，從之。開成四年十月勅，每年明經及第，更與十人，降至五代，歲貢仍設明經之科，然其間頗有興廢。如晉天福五年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從之。至開運元年八月，又詔復置明經童子一科，周顯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郎竇儀奏請廢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明經之中又有類別，有通曰明經者，依此登科者極多見。有分別曰學究一經者（如唐許孟容究王氏且登科是也）。有曰兩經者（如唐牛僧孺買耽雀戎韋辭王凝，均以兩經登第是也）。有曰三經者（見新唐書選舉志），有曰四經者（舊唐書楊陽傳記，陽於開元十六年奏請能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任散官），有曰五經與九經者。（如唐丁公著殷侗嘉貞五代蘇禹珪均五經登第，蘇珪父仲容於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後唐天成三年有鄉貢九經劉晉甫是也。）至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士交奏：九經舉人，元帖經一百二十道，墨義二十道，今欲罷帖經，於諸經墨義對一百五十道，五經无帖經八十帖，墨義二十道，今欲罷帖經，令對墨義一百道；舉究元念書二十道，對義五十道，從之。其年八月，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又奏九經請都對墨義二十道，其帖經對策依元格，五經亦請對墨義六十道，帖經對策依元格，從之。是明經之科的考試內容及其風尚，自隋以至五代，其間隨時前後多所變化。

進士 進士之科，隋煬帝始置，當時止於策試。舊唐書楊綰傳

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策試而已。○又同書薛登本傳云：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趨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如楊基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見唐書本傳。）唐因之，進士考試已有變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先是沿隋制進士試策文，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為常式。永隆二年，詔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與及第。二十五年四月，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天寶十三年，禮部侍郎楊浚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進士分二等，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進士為乙科而已。進士大抵千人中得第者百一二。寶應二年六月依楊綰奏，停明經進士科，旋復故。建中二年十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侍郎貢舉趙贊奏，進士先時試詩賦各一篇，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今請以箴論表贊代詩賦，仍試策二道。三年四月制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以後，如有試官及不合選，并諸色出身人等有應舉者，先於舉司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如實才堪，即令所司追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至選制，仍優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元和二年十二月勅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跡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任州府小史，有一事不合清流者，惟薄有辭藝，並不得申送。太和七年八月禮部奏，進士舉人先試帖經，并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

試詩賦并停者，伏請帖大小經各十帖，仍對眾口議，伏准新制，進士略問大義，緣初釐革，今且通三通四為格。明年以後，并依明經例，其所試議論，請限五百字以上為式，勅旨依奏。八年十月禮部奏：「進士舉人，自國初以來，試詩賦帖經時務策五道，中間或暫改更，旋即仍舊，蓋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去年八月勅節文，先試帖經口義議論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請先試帖經通數，依新格處分。勅旨依奏。」進士及第人數自隋以降本無限制，太和四年格則不得過二十五人之限制。至九年中書門下奏請增至四十人，開成元年二年三年均放入及第四十人。但自後常有增減，如會昌三年正月勅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即與，不限人數，每年止於二十五人。四年初放及第二十五人，續增放楊巖一人。五年放及第三十七人，旋覆落七人。大中元年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增堪放及第三三人。天祐三年二月勅今年史部所放進士，依去年人數外，更放兩人，均隨時增省，有時禮部已放及第，但如考拔非才，則又可由中書門下或勅令其他人員重加覆考，故事實上所放進士及第員額，可以說沒有限制。五代時，進士一科仍沿唐制，唐會要略云：「唐天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禮部貢院奏，當司準天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勅文內，準近勅自此進士考雜文後，據所習本經，一一考試，須帖得過三以上者，即放及第者奏勅。進士帖經，本朝舊制（中略），今年凡應進士舉，所試文策及帖經，或不及通三，與放及第。來年秋賦詞人所習一本經，許令對義目多少次第，仍委所司條例開奏。其今年本經內對義，義目五道，考試通二通三，準貼經例放入策。其將來秋賦諸寺監及諸州府解送進士第，亦準去年十月一日勅，考其詩賦送試，奉勅宜依。」又云：「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交奏，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經二十帖，對義五道，今欲罷帖經對義，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從之。其年八月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請別試雜文二首，其帖經對義，亦依元格，從之。」是知進士考試內容隨時變化。其餘如覆按之制，亦同唐代，如後唐成光三年，今後禮部每年所試舉

人雜文等候過堂日，委中書門下仔細詳覆奏聞，周顯德五年詔以貢舉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書，或有臧否，爰命詞臣，再加考覆。遂命翰林學士李昉復試。又有勅同進士及第與已及第而中途落下者（如開平三年四月勅賜劉同進士及第，而禮部所放進士薛均係左司侍郎薛延規子，方持省轄，因令避嫌，遂令落下），凡此大率係由勅旨臨時行之。

開元禮 貞元二年六月勅開元禮國家盛典，列聖增修，今則不列學科。自今以後，其諸色舉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人同一經列，選人不限選數許習，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放及第，以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勅請學生願習開元禮者並聽。九年五月勅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為次等，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元和八年四月史部奏應開元禮及學究一經登科人等，舊例據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緣校書正字等名望稍優，但覆科第，皆求注擬，堅持員闕，或至踰年，若無科條，恐長僥倖，起今以後，等第稍高文學兼優者，伏請量注校正，其餘四者開元禮人，太常寺官有關，相當注通經人，國子監官闕，相當者，並請先授，勅旨依奏。五代之際，亦沿唐制置開元禮科，如後唐長興二年勅明法科與開元禮科，同其選數。

三禮 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人微旨，請貢人參試之曰凡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從之。貞元五年五月勅，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例選，史部考試白身人，依貢舉例，史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選經通三五人開奏，主司於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冠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等，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請館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

禮者，並聽，仍永爲常式。五代之際，仍沿唐制置三禮之科，五代會要略云：「後唐同先四年正月五科舉人許維嶽等一百人進狀，伏見新定格文，三禮三傳，每科止放兩人，方今三傳一科五十餘人，三禮三十餘人，三史學究一十人，若每年祇放兩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舉，伏見咸通長慶年，放舉原無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二十三人，請依元年例放人，勅從之。三年七月勅，應將來三傳三禮三史開元禮學究等考試，本業畢後，引試對策時，宜令主司於時務中，採取要當策題，精加考核，不必拘於對屬，須有文章，但能詞理周通，文字典切，即放及第，如不及此格，雖本業初通，亦須黜落。」

三傳 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請參試舉人，公羊穀梁帖十通五許其入第。舊唐書長慶三年二月記：「諫議大夫殷侗奏禮部貢舉請置三傳三史科，從之。」唐會要記殷侗奏以左傳卷補文字，比禮記多校一倍，公羊穀梁與尚書周易多校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授散，若大經中能習一傳，即放冬集，然明經爲傳學者，猶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多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請置三傳科，以勸學者，左傳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各門大義三十條，策三道，義通七以上與及第。其白身應者，請同五經例處分，其先有出身前資官應者，請准學究一經例處分。太和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定三禮三傳，一史三史，明習律令等，如白身，並令國學及州府同明經一史，三禮三傳同進士三史，當年關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員官，本是史部常選人，則吏部不限選數應科目選。五代仍沿唐制有三傳之科，如後唐同光元年春榜三傳科放十三人及第，其後新訂格文，三傳與三禮每科止放兩人，同光四年五科舉人許維嶽等進狀，請依元年例放人，勅從之。天成三年三傳與三禮三史開元禮等科考試，本業畢後，引試對策，精加考核（參看以上三禮項）。

三史（一史附） 長慶三年二月諫大夫殷侗奏：「歷代史書，皆記當善惡，係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曄兩漢書，音義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爲世教。伏維國朝政事，國子學

有文史直者宏文館宏文生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來，史學都廢，至於身處班列，朝章舊章，昧而莫知，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伏請置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爲及第。能一史者，請同五經三傳例處分，其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同學究一經例處分，有出身及前資官，優稍與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列下兩都國子監，任生徒習慣。」勅旨依之。五代沿襲唐制，仍有三史之科，後唐同光間新定格文三史學究一科限放一人，但旋即寬限。天成三年七月勅三史與三傳三禮等科於考試本業後，又以時務對策，精加考核。

明法 明法之科，在漢代卽爲察舉之一途。隋唐明法科前後頗有變更，通典謂明法與進士同爲二等。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自七以下爲不第。貞元二年六月勅明法舉人有能兼習一經，小帖義通者，依明法例處分。五代因之，或停或復，其格例又頗有改易，後唐長興二年六月後復置明法科，同開元禮（五代史本記）。五代會要記是年七月勅，其明法科今後宜與開元禮科同其選數，兼赴舉之時，委貢院別奏，請會諸法試官，依格例考試，晉天福六年五月勅，明法一科，今後宜令五選集，合格注官日，優與處分。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明法元帖律令各十五帖，對義二十道，今後罷帖律令，試墨義六十道，從之。但至同年八月依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還依元格帖律令各十五帖，對墨義二十道。

明書 通典云：「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爲第。」此所記當係一時之制，其前後沿革與變化則不可考知矣。

明算 通典云：「爲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爲第。」其間或置或廢（參看新唐書選舉志）。五代後唐清泰二年九月禮部貢院奏請重置明算道舉。晉天福五

年三月詔罷明算道舉百篇等科。是隋唐至五代，歷時久遠，明算之科，其間或置或罷，多所更迭了。

童子 漢代以降，已有察舉童子郎之事，隋唐五代時則有歲貢童子之科。然此科流弊很多，故自唐以至五代，置罷頻仍，楊綰於寶應中奏云：「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僥倖之路。」（舊唐書本傳）廣德二年五月詔停童子歲貢常科，童子仍限十歲以下者。至大曆三年四月勅童子舉人取十歲以下者，習一經兼論語孝經，每傳誦文十科全通者與出身，仍每年終本貫中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訖開奏。十年五月停童子科，勅令諸道不得更有聞薦。雖有是命，而以童子爲薦者，比比有之。大中十年三月中書門下奏，童子近日諸道所薦送者，多年齒已過，僞稱童子，考其所業，又是常流。起今日後，望令天下州府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須精熟一經，問皆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違制條，本道長吏，亦議懲法。從之。五代唐天成四年正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特賜別勅，附名春榜。清泰二年九月禮部貢院奏請童子依舊表薦，又五代會要記晉天福五年四月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停廢童子一科，從之。至開運元年八月復童子科。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童子凡念書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至顯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其童子科，請依晉天福元年勅停罷，任改就別科赴舉，從之（又五代史本紀）。觀此，可知諸科之中其置廢頻仍至數者，以童子一科爲最。

孝弟力田 漢制孝悌力田依郡國戶口率，置常員。本爲察舉中重要之一科。自此以降，率常見於詔舉。郡國置常員之制則趨廢弛。隋時初亦未嘗定爲歲貢，僅於制舉之中有孝悌力田聞於鄉閭之科，至寶順廣德之際（代宗初），楊綰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主張孝悌力田科宜有實狀（楊綰傳），則似曾一度列爲歲貢科目。但至廣德二年五月詔罷歲貢孝悌力田童子等科，是則孝悌力田之見於實施者，爲

時不過一二年而已。

萬言 李白上韓太尉書云：「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所謂萬言，初不過文人自誇或譽人過甚之詞而已。但至唐末，則於歲貢之中，似有萬言之科。開成三年十二月勅諸道應薦萬言童子等，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仕者即歸禮部，文辭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令延引，則爲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正路，禁絕倖門（唐會要）。萬言與童子並列，確依科名。然此不過一時之制。就勅文而論，即在當時，固亦未嘗視爲正途。

百篇 唐甫杜詩云：「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所謂百篇者，不過形容其詩才之敏而且富。但五代時，則有百篇之科。五代史晉天福五年四月紀云：「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從之。因詔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之。」百篇與明算道舉等科並舉，決爲科名無疑。（按宋代猶存此科，宋史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紀云：「夏四月親試應百篇舉，趙昌國賜及第。」）又顧名思義，其所注重者必爲詩賦。此百篇之科名，恰與上舉萬言可爲對文。隋唐貢舉至此，蓋已陷末流涇靡之境矣。

道舉 有道舉本見於制舉之中，但中間又嘗列入歲貢，而與崇玄生舉連類，嘗時稱之曰道舉，事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其後置廢無常，唐會要云：「天寶十三載十月十六日，道舉停習道德經，加周易，宣以末載爲始，至寶應三年六月二十日，道舉宜停。七月二十六日，勅禮部奏，道舉既停，其崇元生望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五代之際，此科亦有與廢，晉天福五年四月詔廢宏辭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是前曾行此科，至是始廢。

綜上所述，已可知隋唐五代歲貢常科的大概。自隋與初唐的秀才一科沒落之後，諸科之中，最重進士與明經兩科，而兩科之中，又以進士爲尤貴，如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日：一日角殊庭，非常人也，當經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

路。後班終應進士舉擢第。又如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博考第
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試詩賦題并司姓名，或有人物
優而不中者，必嘆息久之（以上參考唐語林）。觀此可知當時朝廷上
下普遍的風尚。此種風尚盛行的結果，不由科第出身的人士，班的
都認爲不是正途，舊五代史周本紀：「顯德元年七月乙未以樞密副使
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注引東都事略云：「議
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何如耳，遂用之。」蓋在已成的
社會政治風氣中，除獨特英明之主能注重實際的才用之外，鮮有不爲

請改貸金爲工讀金

因爲戰時生活費用的日益高漲，窮苦學生不能維持學業，教部乃
有貸金制度的創立。自抗戰以來，多少家鄉淪陷，經濟來源斷絕的戰
區同學，和後方家境清寒，無力升學的同學，靠了貸金而得完成學
業，國家得以造就不少抗建人才。
但是貸金可以「巧取」，因此便產生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有家產
極富者請得甲種貸金，而真正貧寒者，反只得乙種米貼，甚至不得核
准，此實天下大不平事。而貸金制之最大危機，則在今日已被一般學
生認爲應享之權利，許多人本無需貸金者，亦已請得。此種結果，使
得一部分大學生認不清義利，養成貪污作偽的惡習。而對真正需要貸
金維持生活的同學而言，貸金屬於救濟性質，施之於大學生似不相
宜，且難免造成一部分人的依賴性。

所以貸金雖救了不少大學生，却更毀滅了不少大學生。劉英士先
生的意見是改貸金爲獎學金，他的理由是：「只要運用得宜，我以爲
至少可以兼收兩利：第一、因爲分等給獎係以鄭重舉行的嚴格考試爲

此風氣所溺者。凡貢舉諸科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與禮部尚書參看），但
有時派他官知事，或純由他官主持，考試科第之際，有公開的輿論，
考試不公，取士不實，則輿論喧騰，默落之士許披訴，於此之際，
則朝廷重加考試，才藝不稱者覆落，考官不公者貶降，蓋舉國上下均
趨驚此一仕途，故極爲朝野上下所重視。至於各種實際的事例，散見
於史志紀傳中者多見，不復縷述於此。

湯學耕
湯學耕，字景果，不具姓，學文，中開文。湯學耕，字景果，不具姓，學文，中開文。

依據，學生成績愈優，則其可得獎金之機會愈多，所得獎金之數額愈
大，故必能收提高程度之效；第二、因爲金名既稱獎學，必其所
治之學，政府認爲該獎，而後可以得獎，故特獎金名額之分配，很容
易使大學各院系科收得均衡發展之效。」「星期評論第四十期」再論
貸金與獎學金」

我的意見以爲將貸金全改作獎學金，也不是個至善的辦法。第
一、我始終懷疑現行考試制度，是否平衡學識的天平？歷史告訴我
們，許多成功者，在學校裏都不是名列前茅的學生。大學教育的目的
的之一，也似乎在造就些特殊人才。若照現行的考試辦法實行獎學金
制，我想有些貧苦的特殊天才，將得不到足夠的獎學金以完成學業。
第二、逼得每個人都爲獎學金而讀書，沒有一點自由研究的風氣，假
乎也不太好。第三、更緊要的是政府財力不夠，獎學金和貸金一樣的
不能普及各級學校。連中小學也沒錢讀的人，反不能得到政府的經濟
補助，似乎太不近情。

依照個人愚見，不如改貸金爲工讀金。辦法是將學校下級員工的工作給貧苦同學擔任，再就學校的實習工廠和農場，添些設備，最好能使新興的生產機關附近學校，並與當地現有之生產機關取得密切聯絡，給同學做些生產工作。設立附中附小及民衆學校，給同學們以工作機會。只要時間支配合適，每天做一二小時工作，當無妨礙。最好的工作時間是在暑假，只要給以工作機會，使其收入足可維持一個學期，而在學期中每天能做一二小時的工作，就可維持當天的生活。

我主張改貸金爲工讀金的理由：

第一、工讀非我的創見，事實上有許多大人物由工讀成功。現在因爲適合戰時需要，將工讀作爲一個統籌辦理有全盤計劃的制度來實行，以增進其效率。只要行之合宜，很可以永遠施行下去，因爲不似貸金之另需大筆經費，更可以推行各級學校，教育不難普及。

第二、請得貸金的學生要勞動服務，他們是已得貸金而後勞動，都覺得勞動是多餘的，大多數行了事，毫無成績，徒徒白耗時間，養成敷衍塞責的習性。不如改爲工讀金的辦法，要工作才有工讀金，能收到工作的實效。

第三、貸金改爲工讀金以後，有錢的少爺小姐們當然不願做事，而勉強可以維持的，也不一定想做事，於是需要工作的是真正清寒的學生，他們是自食其力，得到的是應得的工作報酬，不似貸金之純屬救濟性質，有類「嗟來之食」，以尊重其身分。

第四、在工作中既可訓練爲人處世的方法，更可獲得一些工作經驗，使書本上的知識與實際工作連繫起來，大有助於將來入社會服務。

第五、政府所發出之貸金總額雖大，而因申請之人數太多，每人所得之數甚少，真正清寒者尙無法維持生活，於是「盛行兼營副業的風氣，有些副業對於功課沒有妨礙，反可培養一種技能，似乎值得提

倡；而有些副業太侵佔了讀書的時間，太妨礙了德性的修養，應該使之根絕。」（星期評論二十五期通訊欄）楊人梗先生說：「貸金制已肇學生作偽之端，倘更縱其貪得奪利之心，則未出校門，即已接近腐化，影響所及，不僅不學而已。」（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桂林大公报星期論文「論大學教育之危機」）我想這些問題，只要能實行工讀金的辦法，都可解決。因爲工作報酬比貸金數額高，從事的工作又由教部和學校審慎規定分配，必對其身心有益，不僅不妨礙其功課，且能幫助其所學，也就等於對該項學科之實習；而非學校所核准給予之工作，一概不許從事。

第六、因爲貸金數額不多，學生伙食不得不量少質壞。因爲量少而爭先恐後地狼吞，消化重任全交付胃腸，於是許多大學生有得胃病；因爲質壞而營養不良，抵抗疾病力弱，易患難治不治之症，於是大學生有不少患肺癆的；影響國家民族的前途，殊非淺鮮。此問題雖已爲當局注意，且已設法救濟，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然只要能實行工讀金辦法，學生收入較多，即可得到完滿解決。

最後，要聲明的是：第一、我並不否認大學生不應該受國家的經濟補助，只要國家有錢，就是給我們以義務的大學教育，不要我們花費分文，也未嘗不可。第二、我更不主張在沒有比貸金制更良好的辦法出來施行以前，就取消貸金制度。第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況且是先有貸金之制，而後始有騙取之人。所以我希望不應該請領貸金的同學，自動退出已經請得之貸金。第四、工讀金的辦法，實行起來，當不免有些困難，但爲國家民族前途計，似有費力也要實行的必要。不過無論如何，貸金制總須趕急改革，因爲「這是一種用意雖善，辦法卻非，亟應根本推翻的惡劣制度。」（劉英士先生語）而我也不敢認爲我的意見絕對合理，所以全文有許多「似乎」的字眼，完全以一種疑問的口吻，請教於高明。

二月 星座 神話

陳遵媿

二月下午八時中天之星座，有神話傳說可述者為獵戶，天兔，天鷹，御夫，大犬等座。

一 獵戶座 (Orion)

希臘神話以俄賴翁為美麗勇士或精練獵夫。希臘以前之民族，想其為巨人，戰士，武裝之王，或聖者之姿；尊為武勇，征服或勝利之象徵。詩聖何美羅斯詠為『最美最高大之獵夫』，係海神普塞同與亞馬孫女王攸琉阿勒所生之子，故有步行海面之能力。

某時戀奇俄斯王俄伊諾比翁之女美羅列，治服蠻行該島之獅子，以之為禮物，求與美羅列結婚，而女終避之，遂圖以強力佔為己妻。俄伊諾比翁大怒，以酒灌醉俄賴翁，使其失明，棄諸海邊。盲目之俄賴翁受神佑，按單眼叩克羅普斯打鐵砧之音，到達鍛冶之神赫法斯托斯工場所在地之勒姆諾斯島，扶於工人刻達利翁之肩，向東而行，達日神，兩目遂得復明。

其後俄賴翁為太陰狩獵女神阿提密斯所愛，遂成為獵夫；喧傳將行結婚，而女神之兄阿波羅，大不以為然。某日俄賴翁僅伸首步行於海中之時，阿波羅映以金色之光，女神不知，放矢誤中之。逮俄賴翁之骸漂至海邊，女神見之，大為悲痛，求諸大神，列入星座；自以白銀之車，運之上天。俄賴翁之獵犬賽利阿斯（天狼）隨彼而行。

初冬俄賴翁終夜現於天空而狩獵，晨曉沒於乃父普塞同所支配之海面之下。夏朝此星座現於東天，為曙之女神奧羅拉所愛，日出後，始漸失其光。一說因此之故，女神阿提密斯嫉妬其幸福，以矢射殺之。

他一傳說，謂俄賴翁揚言『世界最強者惟我』，遂觸神怒，使大蝎跳出以螫殺之。又有謂阿波羅與阿提密斯之母拉托那將為大蝎所殺之際，俄賴翁救之，而已反被螫殺，女神感謝其恩，請求大神，列為星座。

又有俄賴翁追逐昂星團七姊妹之神話。某日，此七姊妹遊戲於野，俄賴翁忽然來近，女等大驚，求救於薛烏斯，大神使七姊妹化身為鴿而飛遁，成為昂星團。

我國亦有參商之傳說。獵戶座中央三星曰參宿，天蠍座中央三星曰心宿，一名曰商星。此參與商，原係同胞兄弟，但情感極惡，常爭吵不絕，兄弟鬩牆。天神知之，使兄參現於冬天，弟商輝於夏夜，二人永不相逢。我國古諺稱物之表裏不相逢者為如參商，即由此傳說而來。

我國又有稱參宿三星為姊妹三人。某日母外出，來一山姥，三人乘籠升天，山姥見之，執籠下之繩，隨後追逐，繩斷落地而死。姊妹三人遂得平安升天，列為三星。

此巨人之姿，古巴比倫認為主神馬爾多克或美羅達克；聖經之尼羅多亦然，其他一切民族，殆咸尊為巨人，獵夫王者，或戰士之像。我國參宿（七星），觜宿（三星），參旗（九星），伐（三星），水府（四星），司寇（第一，四星），玉井（四星），屬此星座。

天兔座 (Lepus)

相傳獵戶俄賴翁喜獵兔，故置於其星座之旁。又一傳說，謂希臘古代西齊利耶島，野兔蔓延，遂置兔於天上獵戶俄賴翁與其獵犬之

圖，乃一種之咒。布朗謂俄賴翁狩獵如兔之弱獸者，乃以俄賴翁象徵太陽而免象徵太陰之故。又有謂兔嫌烏鴉，誤入烏鴉座，故特現天兔座。我國稱太陽為金烏，太陰為銀兔，若相對照，頗饒興趣。

我國所稱軍井（四星），屏（二星），廁（四星），位此星座。

三 天鵝座 (Columba)

據聖經所載，諾亞大洪水，世界為水所浸。諾亞自方舟放鴿，圖知減水情形，但未如願；鴿雖已放，毫無所示，回返方舟。後復放鴿，及暮口含橄欖新葉而歸，諾亞知水減少，大喜。

昔以此星座為大犬座之西南部分。公元一六〇三年德天文家拜厄獨立設今之天鵝座。拜厄視南船座為諾亞之方舟，於其附近之此部分，視為諾亞所放之鴿。星圖示口含樹葉而飛返之鴿。拜厄雖如此命名，後久不為天文家所用，逮一六七九年法之羅發埃始採用之，故有羅發氏所設之星座，其實則否。

我國所稱屎，夫人（二星），子（二星），孫（二星），位此星座。

四 御夫座 (Auriga)

希臘神話，稱此御夫係埃利克托琉斯或埃勒克泰俄斯，乃鍛冶之神赫法斯托斯與地之女神該亞（或雅典那女神）所生之子。孩提時雅典那女神裝之於櫃，交阿格勞羅斯，潘多羅索斯與赫塞，命其切不可偷視。三人為好奇心所驅使，違命開櫃視之，見此孩提為蛇所捲，大驚失魂，以至瘋狂，自阿克羅波里斯之岩，投身而死。

自是以後，埃利克托琉斯雖養育於雅典那神殿，但咸為蛇姿。逮

彼為雅典第四代之王，始建女神神殿而祀之。但埃利克托琉斯因係跛者，為補救其行動不自由起見，發明四馬曳引之車。大神獎其功，使列為星座。

一說此御夫乃赫梅斯神之子，皮沙王俄埃諾馬奧斯之御夫，精馬術而著名；希臘最著名之駿馬，係由其所訓練者。

首星名卡培拉，乃牝山羊之意，亦有神話可述。即此乃以乳育孩提時代之大神薛烏斯之牝山羊阿馬爾泰耶。大神與山羊相戲時，折斷其一角；大神遂使持有此角者，可任意取其所欲之財寶而無窮。

我國所稱五車（一至四星），座旗（九星），柱（九星），天潢（六星），積水等，在此星座。

五 大犬座 (Canis Major)

昔視為獵夫俄賴翁所攜獵犬之一，他一神話謂為開法利斯的獵犬勒拉普斯。此青年獵夫乃赫梅斯與赫塞之子，為曙之女神奧羅拉所愛，當其迎迓其妻時，因女神之呪，誤以為獵，射矢殺之，一說妻誤解奧羅拉與夫之交情而自殺。獵犬勒拉普斯極其敏捷，某次開法利斯命犬與狐賽跑，不分勝負，大神薛烏斯遂升犬天空，列為星座。一說犬與狐，同化為石。另一神話，謂此大犬乃伊卡利奧斯之忠犬美拉。首星曰天狼，西名賽利阿斯，乃希臘語「燒焦」之意。昔認為自天狼先太陽上升之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一日止，天氣炎熱，乃因此星與太陽並懸之故。今英語稱為「狗日」，即由此而來。古埃及尊為「尼羅之星」，蓋夏至六月二十日升於東天，示尼羅河之氾濫，此時稱為狼星年之元旦。又有尊為地獄犬頭神阿努彼斯之變化者。

汽車行駛方向應否改為左來右去？

何乃民

總裁著「中國之命運」第一四二、一四三及一五二、一五三頁曾指示中國在最近三十年至五十年內要自己製造汽車七、六七七、二一

輛。倘汽車行駛的方向，仍舊如過去的一樣左去右來，那麼這七百六十七萬餘輛汽車的方向盤以及轉向的機構，均應建築在汽車的右

邊。倘將汽車行駛的方向，採用世界各國絕大多數，改為左來右去，那麼這七百六十七萬餘輛汽車的駕駛機構，就應排放在汽車之左邊。這個公路交通技術上的重大問題，若在建國完成時提出改換，則費用巨大，損失嚴重；倘若認為駕駛方向應該改換，則現在着手，輕而易舉。

汽車行駛的方向，各國分成大陸和海島二派。左來右去的國家為大陸派，計有美國、蘇聯、法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時、巴西、智利、瑞士、丹麥、挪威、芬蘭、希臘、羅馬尼亞、葡萄牙、西班牙、埃及、波斯、土耳其等國。大陸派共有汽車約四千萬輛，公路約一千二百萬公里。

海島派為中國、英、日本、印度、奧國、捷克、匈牙利、瑞典、澳洲、南非洲、阿根廷、烏拉圭等國。共有汽車約三百五十萬輛，公路約三百萬公里。

大陸派與海島派相比較，各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汽車屬於大陸派，均採用左來右去的方向行駛。

各國汽車協會於一九〇四年組織國際汽車協會聯合會，辦理國際汽車互通事宜。現已加入互通者計有英、法、美、德、意、比等四十四國。一九三七年該會復新訂國際汽車旅行章程，對各互通國間汽車來往予以盡量方便。一九三七年夏初，國際汽車協會聯合會秘書長曾到南京全國經濟委員會與趙祖康先生及本人對歡迎中國加入國際協會作初步的商洽，并擬於一九三八年舉行國際旅行環球汽車一百輛，經安南而入中國，再由日渡美。後因七七事變及國際局勢之演幻而停止。

這個國際聯合會在公路交通上曾經供獻很多有益的工作：如現在各國所採用的國際公路交通標誌，國際互通汽車號牌，紅綠燈號，國際汽車比賽標準，保護汽車駕駛人利益，國際汽車互通等。關於統一汽車行駛方向問題，會中曾作多次的商討，希望能夠服從多數，各國一致採用左來右去方法。但因保守性成的海島派領導者英國人的反對，迄無成議。

現在美國與加拿大間，汽車互通，日以千計。在戰前英、法、德間汽車互相來往亦多。這次戰事結束之後，國際間汽車互通將更加頻繁。東三省、新疆，與蘇聯間的汽車來往，定必衆多。因各國間行駛方向不一致，因互通而引起肇禍案件，必日益增高。對國際公路交通之安全殊多不利。際此汽車速率日益提高，地球行程愈見縮短，汽車互通更覺方便，我們希望各國間行車方向能夠統一，國際間汽車來往少去一層重困。

今後一二十年間國際汽車交通之發展，定日趨繁榮。國與國間的汽車來往，好比省與省的汽車互通。倘河南和山西省的行車方向是左去右來，河北和山東省的是左來右去，那車輛的來往是何等的不方便！因方向不同而引起的汽車肇禍案件，一定是悲慘而衆多！所以國際行車方向之統一，將來每年由避免汽車肇禍中減少一萬名死傷人員，并非足奇。

國際汽車互通，可以交換各國鄉村間文化，提高人類友誼，瞭解各地情感，增加國民收入。巴黎市每年平均有外國遊客二百萬人，市民所得自遊客的消費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倘今後每年有外國汽車一萬輛前來中國旅行，每車中乘客平均在中國化費三千元，則民間每年可增加三千萬元的收益。所以國際汽車互通有着巨大價值，必為今後交通界所注意而力加提倡。

各國水上交通均採用左來右去線路。將來國際航空亦當引用左來右去法規。何以陸上公路交通，國際間不能協調，採用統一的行駛方向？這問題當然與英國關係最大。英有汽車一百一十萬輛，所有車輛駕駛的機構製造在車之右，公共汽車的車門，均開在車之左邊。公路上的一切交通設備，如交通標誌，里程碑，車站，交通章程等等均適應於左去右來的規定。若將車輛和交通設備全部改為適合乎左來右去，這筆改革費用為數當在百萬元以上。因改換方向對民衆交通常識和習慣的養成，至少亦需半年之久。所以除非國際間加以巨大的壓

力，或由國際負擔其全部改換的費用；要希望富於保守性的英國自動放棄左去右來的方向，實在是一件難乎其難的工作。

法德人民到英國自駕汽車旅行。回來對人說：『英國人真好笑，汽車行駛方向是左去右來，專門同我們大陸反對，實在是笑話。』英國人駕車到大陸旅行回來也說：『大陸的行程是左來右去，對我們英國人真不方便。』這是英、法雜誌時常登載的一段道白。這種方向不統一的不方便，永遠使旅行到國外的汽車界懷着戒心。

爲着國際汽車互通的方便，爲着採取百分九十以上大多數汽車所行駛的方向，爲着將來中國汽車界一勞永逸的計算，我們建議中國汽車行駛方向，最好改爲左來右去。倘這個建議能夠通過，則抗戰勝利後向美國定購大批汽車，可以買到美國本國貨，不若現在所購美車因方向機構不同，專爲出口而特製左去右來之車輛；總裁所指示七百六十餘萬汽車轉向機構之設計，可以決定排放在車之左邊；一百六十萬公里的公路交通設備，均可依照左來右去而設置；公路交通法

蒙古伐金初期契丹人之投效

余行邁

規，人民交通習慣及常識，亦不難於短期內訓練完成。

現在國內汽車數約五萬輛，公路十萬公里，對於改換行駛方向所需費用相當有限，因改換而引起的汽車肇禍，亦易於設法避免。所以這個問題，不改則罷，若要改革，趁早就要決定。決定後我們提議於日本投降之日起，六個月後實行。

中國倘自主自動的改換汽車行駛方向，改爲左來右去，則中、美、蘇、英四大強國的公路交通，祇有大英島國是左去的，其餘中、美、蘇三大大陸國均向左來的。這對於國際汽車交通統一性的供獻已經很大。在國際交通史上當可留下不朽的一頁。倘因中國自動改換的偉大的領導精神，因而感動世界輿論，促使大英帝國放棄左去右來之總路，使世界各國服從多數，實現國際公路交通方向的統一，那對於國際上的供獻，當更爲巨大。諺云：『大戰之後，興革必多。』我們期待公路界有所興革！

蒙古對金用兵約略可分爲四期：即太祖時代三期，太宗時代一期。自太祖五年（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蒙古與金開始衝突，次年太祖

警師南伐以迄九年與金議和，爲蒙古對金用兵之第一期。此期中蒙古兵由西京路入居庸關及紫荆口，然後分三路掃掠河東北山東等地，太祖八年（金宣宗貞祐元年）底各路兵會師金中都城下，次年金求和，蒙古兵飽載而歸。第二期自太祖九年（金貞祐四年）至太祖十年（金宣宗貞祐三年）中都陷

沒，金不接受「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爲河南王」之罷兵條件，蒙古兵鋒繼續南向；一支軍由西夏趨京兆破潼關拔嵩汝等州，直至汴京附近而還；一支軍由中都南下破定大名至東平河水爲阻，掠其地而歸。同時中都陷沒前後（太祖九年至十一年）又有一支軍經略

金北京路東京路及中都路東北一帶。第三期自太祖十二年（金宣宗興定元年）至二十二年（金哀宗正大四年）爲水華黎專任征伐時期，先後經略山東河北河東京兆鳳翔等路，至是金只保有黃河南岸一隅之地矣（金時黃河自今皖北蘇北入海）。本期末（太祖二十二年）太祖趁破西夏之餘威，殘金鳳翔臨洮兩路各地，但竟崩於六盤山，滅金之業

遂留待其子窩闊台完成之。太宗窩闊台甫即位，即議伐金，先經略京兆鳳翔兩路及今河南山西陝西三省鄰接處黃河轉向之三角地帶，先後攻拔河中等要地，唯潼關不下，遂令拖雷由鳳翔繞道漢中出宋人之境，由今陝鄂川豫交界處渡漢水入河南。太宗本人則率大軍由洛陽附近之白坡渡河。拖雷一軍至河南鈞州之三峯山，擊潰金之主力，與太宗一軍會師圍汴京。太宗五年（金哀宗天興二年）汴京降，金哀宗奔蔡州。次年蔡州破，金亡。

蒙古伐金初期，契丹人投效者頗多，對於兩方勝負之局，影響甚大。上述伐金第一二兩期中，蒙古攻西京路破中都以及經略遼東等地，莫不有投效之契丹人參與其役，並往往扮演主角，有先導之功。今據元史紀傳依其歸附先後臚列此等投效之契丹人於次：

姓	名	居地（據地或降地）	降附時	期
耶律阿海	耶律禿花	世居桓州	太祖伐金以前	
石抹明安		世居桓州	太祖六年	
石抹高奴		降於威寧	太祖六年	
耶律留哥		據隆安韓州	太祖七年	
石抹孛迭兒		降於霸州	太祖八年	
卓多及亂軍		降於中都路	太祖九年	
移剌涅兒		生於霸州	太祖十年以前	
王珣		蔡州附義人	太祖十年	
石抹阿辛（即石抹也先）		降於北京	太祖十年	
耶律楚材		降於中都	太祖十年	
石抹大家奴		世居太原	太祖時	

契丹人在女真統治下復國之念，迄未消除。如移剌涅兒「金以為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元史移剌涅兒傳）。石抹也先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也先幼時聞宗國之所以亡即憤然吐出

「兒能復之」之豪語，及長，「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元史石抹也先傳）。此種反金復國之念，在契丹人中必相當普遍，故當蒙古起兵時，金對契丹人十分懷疑，「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元史耶律留哥傳）。金宣宗遷汴，頗不放心於護駕之亂軍（大部為契丹人，詳後），「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致激起亂軍之叛（元史太祖紀及聖武親征錄）。契丹人既有復國之念，又受金之嚴緊壓束，最後不得不投入蒙古懷抱矣。

蒙古既舉兵，辭受金祿之移剌涅兒即認為「為國復仇，此其時也」（元史移剌涅兒傳），一般契丹豪傑即在此種認定下紛紛投附蒙古。蒙古對於此等契丹人之復仇心理，頗能迎合善用。太祖初見耶律楚材，劈頭一語即是「遼金世仇，朕為汝雪之」（元史耶律楚材傳）。此言充分反映出當時契丹人投效蒙古之動機及兩方合伴之默契。

一

依據前表，降附蒙古之契丹人，其居地據地或歸降之地，大致可歸納為三個區域：一是西京路區域，一是遼河東西區域，一是河東北區域，前二者乃金之邊境，鄰近蒙古，後者雖屬內地，但亦偏於金之北境，是可知當時契丹人之分佈區域大概不出遼國故壤，契丹人既多居於邊地，對於邊地情勢自甚熟悉，故蒙古踏入金之門戶，攻打金之北境遼國故壤時，乃多借重於契丹人之助力。蒙古伐金始於侵掠金之西京路，西京路之契丹人即首先歸誠，而世居桓州之耶律阿海耶律禿花兄弟且於太祖伐金以前即自動降附，阿海阿海太祖暴露金之弱點，以金「亡可立待」之斷語挑起成吉思汗之侵略野心，蒙古伐金之意，阿海實啓之，故其「參預機謀，出入戰陣，常在左右，」絕非偶然也。其後蒙古兵入西京路，正是阿海家鄉所在，阿海遂充任先鋒，後隨大軍略燕南山東諸郡，又從太祖西征。其弟禿花亦曾為嚮導，從木華黎收山東河北有功。二人均位至極品：阿海拜太師行中書省事，每宴享必賜坐；禿花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漢國公，太祖禮之極優渥，聲名

僅亞於木華黎。後扎刺兒（即石抹也先之子查刺）劉黑馬與史天澤等漢人三大萬戶又由秃花統領。凡此足見阿海秃花兄弟在伐金之役中地位之重要。此外西京路歸降之契丹人尚有石抹明安及石抹高奴，石抹明安曾領蒙古軍撫定西京路各地，以勵太祖一鼓作氣直戮金之心臟，太祖休兵之意以此打消。蒙古伐金，耶律阿海啓其機，石抹明安增其勢，契丹人對金之命運蓋有決定之影響焉。破中都明安爲主帥之一，中都既下，加大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此後留守中都之任即由明安父子世守，明安卒於燕，長子咸得不襲職爲燕京行省，次子忽篤華太宗時爲金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咸得不任燕京行省時頗貪暴，殺人盈市（見元史耶律楚材傳）。耶律阿海之子忙古台太祖時亦曾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招安水泊等處。燕市要地，既由契丹人總攬其軍政，而其權勢又如顯赫，可見蒙古對契丹人信任之專（以上分見元史各人本傳及蒙韃備錄）。

三

上述歸降蒙古之契丹人皆屬西京路區域者。西京路之多契丹人及此等契丹人之叛降蒙古蓋有其歷史之背景焉。緣金滅遼後即以契丹防守邊地，此等契丹人組成之軍隊或謂之虜軍，西京路既爲邊防地帶，自亦有虜軍戍守，其時有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總攬其事。蒙韃備錄謂石抹明安爲虜家人（原作紀家人，紀實虜之誤），可知西京路歸降蒙古之契丹人，恐大多爲虜軍出身。

金代虜軍之由契丹人組成，日本學者箭內互羽田亨及我國學者王國維諸氏均有詳盡之論證。此等虜軍之防地除西北西南兩路外，尚有東北一路（招討司設秦州今遼寧科爾沁左翼前旗）。金章宗泰和伐宋之役，曾驅西北西南兩路之虜軍以爲前鋒（金史楊雲翼傳）。罷兵後因賞不均俱叛，金發兵平之，遂「散走投於韃人」（大金國志及蒙韃備錄），可知契丹人之投附蒙古，非始於成吉思汗正式伐金之時也。

東北路之虜軍迄金宣宗南渡時仍無恙，蒙古太祖六年（金衛紹王

大安三年）會河堡一役之後，金之中都岌岌可危，秦州節度使尤虎高琪奉命調東北路虜軍入衛。蒙古兵入紫荆口，懷來一戰，金之主力即此部分調來之虜軍。後宣宗南渡，虜軍又爲留守中都之中堅，因抹然盡忠虐殺其中數人，乃叛降蒙古。或謂虜軍隨宣宗南遷，途中宣宗疑之，欲收其兵械，虜軍乃叛。此說不可信，其詳見王國維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

虜軍既叛歸蒙古，蒙古遂趁勢回兵再圍中都，而遣由虜軍出身之石抹明安與虜軍合作，中都之克，虜軍之力爲多。此事見於元史太祖紀。聖武親征錄有同樣記載，唯以契丹軍代虜軍，由其所記事實與元史太祖紀相同一點而論，可知其所謂契丹軍實即元史之虜軍。此即一般公認虜軍大多爲契丹人之結論的主要根據，叛變之虜軍共推舉多（或斫答）比涉兒，札刺兒爲帥，卓多等之必爲契丹人可無疑也。

虜軍之向背，決定蒙古與金勝負之局。蓋金之末造頗以虜軍爲重。對宋以之爲先鋒，對蒙古以之守衛京城，其作戰能力，必甚可觀。故蒙古太祖六年蒙古者別進至中都城下，首先探問虜軍多寡，鄉民給以二十萬，者別遂退（新元史太祖紀）。虜軍叛後，金宣宗慨然嘆曰：「壞天下者高琪多也！」豈多爲抹然盡忠之本名，彼應負虜軍叛變中都淪陷之直接責任。高琪既挾虜軍發動政變，又不行宣宗遠徙虜軍於平州之擬議，且杖殺提出「虜軍不可信恐生亂」之忠告的書生樊知一，故應負虜軍叛變中都淪陷之間接責任。虜軍叛後，中都陷沒，蒙古與金興亡之命運從此確定，是以金宣宗斥高琪多爲「壞天下」之罪人（以上統見金史尤虎高琪傳）。虜軍既有如是舉足重輕之勢，金方乃於其叛後力求挽回之，高琪曾遣移刺塔不也往招，無功（金史高琪傳）。金宣宗興定二年移刺福僧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虜人。……彼若內附，然後中都可復，遼東可通」（金史移刺福僧傳）。虜軍對殘金竟有收復失地轉敗爲勝之決定力量。然大勢已去，挽回已不可能。而虜軍本身則因有獨立之傾向後爲蒙古拆散，分賜孛兒出與木華黎等功臣，竟不復自成一軍矣（見王國維：元朝秘

史之主因亦兒堅考。...

四

北地帶，王珣率衆降於義州開義（今遼寧義縣南四十里），石抹阿辛（即石抹也先）率北京等路降附，又隨木華黎計取東京。而耶律留哥崛起隆安（今吉林農安）韓州（今遼寧境內），聲勢最太，一營帳百里，威震遼東，一亦降於蒙古。此等契丹豪強之歸附大概均在蒙古太祖十年左右，正是蒙古經略遼河流域時期，蓋蒙古之經略東北，原係乘其地契丹人之叛而始著手也。

耶律留哥既降蒙古，無異與蒙古一有力之臂助。故蒙古願欲以經略遼東之責屬之。金方對於留哥之叛亦極爲重視，金衛紹王至寧元年，令完顏承裕完顏訥，一帥軍六十萬號百萬伐留哥，並聲言有得留哥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戶，一留哥求援於蒙古，與蒙古兵合力抵禦，承裕大敗而還。蒙古太祖八年（金衛紹王至寧元年）三月留哥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以隆安爲中心，建立一小朝廷。其部屬下蓋全爲契丹人，留哥稱王之年的二月與五月，金廷曾兩度下詔撫諭遼東，後一次會明示一詔諭咸平路契丹人之嘯聚者（見金史衛紹王本紀）。由時地相合推之，可斷言所謂契丹人之嘯聚者當即指留哥部衆。留哥又敗金宣撫蒲鮮萬奴之兵，奪咸平東京兩大重鎮，而盡有遼東州郡，擁衆六十餘萬，並於蒙古太祖九年（金宣宗貞祐二年）遷都咸平，號爲中京。隱然與金蒙古成鼎足之勢。太祖十年（金宣宗貞祐三年）留哥朝見太祖，太祖破例首先接見，鄭重收下其貢物，一白之於天，而後納諸庫，一賜以金虎符，封以遼王，禮遇極優渥，但留哥部衆則反對降附蒙古，乃趁其朝覲太祖之罅隙，突然離叛。此後遼東又經過數年之擾攘，此契丹小王國，不斷自相殘殺，王位爲爭奪目標，而蒙古則因錦州張致之亂無暇顧及，直至太

祖十二年（金宣宗貞祐元年）蒙古兵始會同留哥，蒲鮮萬奴（女真人

亦稱王遼東），及高麗之衆收拾遼東紛亂之局，而契丹殘餘部衆逃入高麗，又開蒙古經略高麗之端（以上大部見元史耶律留哥傳）。

五

以上略述契丹降人在攻城略地方面對蒙古之助力，一言以蔽之，蒙古之取金西北東北及中都路等地莫不由契丹人爲之先導。其次在蒙古開國規模方面契丹人亦有具有歷史意義之貢獻，作此貢獻者即爲耶律楚材，關於耶律楚材之功績，論者頗多，茲不復贅，此處須特別指出者即楚材所以得蒙古太祖太宗信任之由，約略可歸納爲下列三點：（1）蒙古原有巫教之原始信仰，巫者頗得寵信，往往用事，如元祿史所述之闊闢出與豁兒赤等，佐太祖決定大計，權勢炙手可熾。耶律楚材雖係儒者出身，但於天文術數亦極精訓，術數之學與巫道頗爲相近，均能預言休咎，楚材即以此見幸於太祖，元史本傳記此等預言休咎之事數見不鮮，足以證明。（2）太祖崩後，楚材又侍太宗，以倡尊君卑臣之禮大得太宗歡心，太祖即位時，楚材勸太宗之兄察合台率羣臣下拜，王然之。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故太宗退朝喜不自禁，撫楚材之背曰：「真社稷臣也。」楚材既倡尊君卑臣，自此一義出發，楚材又反對蒙古傳統之得地分封制，主張即封之亦應由朝廷直接徵其貢賦。（3）楚材又定稅制，以實利動蒙古太宗之心。先是蒙古有人以爲漢地漢人無用，倡殺盡漢人，廢莊稼開牧場之議，爲楚材諫止。楚材就原有人地，用土人分十路徵稅，無何十路均進糜糶及金帛陳於廷，太宗深爲驚異，大服楚材之能。此外楚材更倡儒學，定官制。凡此種種皆中國歷史上一朝開國必有之措置，而楚材一一奏行之。元之得國，楚材厥功甚偉。故西洋史家謂蒙古開國，軍事上有成吉思汗，政治上耶律楚材（G.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Chp. III. 尚爲的論（以上均見元史本傳）。

其後... 大受...

蒙古入中國，其文治武功，既以契丹人之助力而奠定基礎，則其遇契丹人之特別優厚自屬必然。綜上所述，契丹人所受待遇之優渥遠為漢人（狹義的）所不及，第一：耶律留哥之為遼王，耶律阿海禿花兄弟及石抹明安之受封為公，蓋為太祖太宗時代漢人（廣義的）中所僅見，在此時期唯契丹人有此地位。第二：太祖太宗兩代以石抹明安父子等世守燕京要地，太宗時代以札刺兒史天澤劉黑馬三萬戶統漢兵，而以耶律禿花總領之，又以耶律楚材為第一任中書令，可見在此時期契丹人實分有一部分軍政大權。第三：蒙古之視契丹人，往往有一自家人之概，如太祖謂耶律留哥之子薛閣「今為蒙古人矣。」（元史耶律留哥傳）大概此等人受一種準蒙古人之待遇也。

明紀輯略與朝鮮辨証

明紀輯略十六卷，清上虞朱璘青巖撰。前有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張英序。青巖初做紫陽綱目體撰歷朝通鑑輯略四十卷，迄元末而止。茲編上起太祖，下終三王（福唐桂），於明代史事之大綱鉅目燦然具備，蓋以續歷朝通鑑者。乾隆間嚴禁野史，此書曾列入禁目。余所見者為中央研究院史言所所藏刻本，每卷首行有「重鑄朱青巖先生擬編明紀輯略」標題（原刊本為「新鑄朱青巖擬編明紀輯略」，今日目錄標題尚未改），書中「胤」字避諱缺筆，而「弘」字不避，知為雍正間重刊。或謂後刻者與原刊本及舊鈔本不同，蜀中無從假善本相校，亦無以驗其然否也。

此書係青巖為南陽知府時所編（青巖以康熙二十九年任，見河南通志職官表），以僻處州邑，見聞不廣，故舛陋垂鑿之處自亦不足深論。所可注意者，中記朝鮮史事頗招彼國不滿，至遣使臣辨証。此事中國史籍如東華錄（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丙戌條）、清朝文獻通考（卷二

蒙古所以特別信任契丹人之由蓋有三端：一者：契丹與金為世仇，故知契丹人必可效死擊金。二者：契丹人之歸附多係出於自願，非為被迫，可見其歸心之誠，此點蒙古太祖頗為重視，當耶律留哥入見時，太祖曰：「漢人先納款者先引見。」耶律阿海禿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而來，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其先留哥。」（元史耶律留哥傳）。三者：契丹人往往以歸附而遭受重大犧牲，如耶律阿海歸附後，妻子為金拘繫，阿海不顧（元史耶律阿海傳）。耶律留哥入覲時部眾離叛，家孥亦被執（元史耶律留哥傳）。蒙古由其犧牲而見其忠心，故特別寵信之。契丹人即憑藉此寵信得復其世仇，但卻未曾復其國，故究其極仍不過為人作嫁而已。

王崇武

九四朝鮮傳。清史稿（屬國傳卷一朝鮮）等書雖亦有記載，惟脈絡不詳，非得朝鮮實錄互勘，無以明其真相。

明紀輯略卷二，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載：

高麗國相李仁人因其王禡，而立禡子昌為王，遣使姜伯淮來貢。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院君王瑤主國事。

又卷十三天啓三年五月：

朝鮮國王李瑋為其姪李倬所篡。原注瑋前王李暉次子，性仁柔，倬其親姪也。走馬試劍，謀勇著聞，眉鬚耳垂，姿表偉異，常在李瑋左右掌管誥令。入春，瑋疾，遂萌異志，調平山節度使李貴帶領兵馬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瑋繼祖母王太妃於三月初九日，在宮中舉火為號，倬率貴等以救火為名，領兵入宮，縛瑋投烈焰中死，盡殺其世子宮眷及親信之人，令太妃數瑋罪惡，追廢之。本月十三日，倬即王位。……登萊巡撫袁可立疏言李瑋廢外藩，膺皇祖

誥命，已十五年，雖曰柔靡，未聞大過。自遼東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其意可嘉。如果不道，應聽太妃具奏，靜候朝廷處分。今以臣篡君，以姪殺伯父，所當急為聲討以振皇綱者也。若為封疆多事，未暇興師，當遣使宣敕，明正其罪。若果出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避位待命，然後徐頒赦罪之詔，如國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議也。……

案紀略以李成桂為李仁人子，出於陳建皇明通紀。建為嘉靖間人，蓋本之明世相傳舊說（最早記載始自皇明祖訓）。此事朝鮮國王自永樂以還即迭為辨正，至萬曆修會典時已允更正（正德會典尚未改），建時不及見到，故立論猶如是也。至注中記李倬篡位，係採自畢自嚴朝鮮情形疏（見石隱園藏稿卷四），而袁可立奏疏則載於熹宗實錄，兩疏均轉引於皇明從信錄（陳建原著沈國元增訂），及皇明十六朝廣彙記（陳建原著，無名氏補纂），時青巖未必見及實錄與畢集，然既做紫陽綱目著書，從信錄廣彙記皆編年體，諛不應不參考（康熙間兩書尚未被禁，皆易得）。意其史料之所從出。

畢袁兩疏皆有渲染太甚之辭，然大體論之，尚去史實不遠，吾人試收熹宗實錄天啓三年四月戊子條所述朝鮮篡位情形，與錢謙益初學集卷五十三譚昌言墓誌銘、卷四七孫承宗行狀、黃道周漳浦集卷十一論朝鮮不宜廢立其主檄、卷二十五袁可立傳及李應昇落落齋遺集卷一撫時直發狂愚疏相比較，即可得一有力佐證，明史之依違其辭者蓋有隱也。

此書流布朝鮮，曾引起軒然大波，茲擇錄朝鮮實錄所載者，藉徵此重公案之原委。

英宗李吟實錄卷一一六，四十七年即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庚申，前持平朴弼淳上疏，略曰：「臣於昨日偶伏見自燕來綱鑑會纂繫以明史者，即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而所載我朝事，有璿系罔極之誣，為我東舍生之類者，驚駭痛迫，當復如何。粵在先王朝累以此申辨於皇明，至有會典昭雪之事，則天下後世宜無此等文字，而

今此一書出於大學士朱璘之手，禮部尚書兼管翰林院食事張英為之序，作為信史，與草野之書有異，而國系之誣尚如此極，伸辨昭晰之道決不可一刻遲緩矣。」疏入，上命承旨讀奏，拍案大驚，即命朴弼淳入侍，又命左議政韓翼纂禮曹判書元仁孫入侍，考見弼淳所納册子，翼纂等曰：「非別事也，乃宗系事也。」弼淳曰：「宜廟朝辨誣事，臣亦聞之，此乃康熙年間所撰，而復有罔測文字，故臣不勝痛迫，有此陳章矣。」上曰：「是乃正史耶？」翼纂曰：「雖已辨誣，草野則尚傳叵測之說，故作史者鳩合纂輯，而決非金櫃之文矣。」上曰：「如此則無辨誣事矣。」翼纂曰：「然矣。」弼淳曰：「雖非正史，亦可謂信史，而傳於天下後世，則其痛迫如何。」上曰：「此言亦不無理矣。」又教曰：「此册借於誰家乎？」弼淳曰：「借於錦城尉朴明源家，而其家亦轉借於他處，故未及開卷云矣。」上曰：「以使臣求出如許册子者，抑何心耶？」仁孫曰：「買來全秩，故初不考見。若知有此說，則渠何敢一刻留置乎？」又教曰：「今聞朴弼淳之章，茲事莫重，不可不博詢。明日崇政殿時，原任大臣備堂三司入侍。」

辛酉，上御崇政殿，諸臣入侍。上曰：「幾年辨誣，已載正史，則雖夢寐中豈料有此事耶。左相謂不足辨誣，夜臥更思，則此書留置宇宙一日，則一日不孝也，二日則二日不孝也，卿等各陳所懷焉。」領議政金致仁曰：「一番陳奏，似不可已矣。」左議政韓翼纂曰：「駭痛則極矣，正史已頒，昭如日星，則此不過彼人私自記述以為取利之資，其不足信明矣，何如是過煩聖心耶。」上曰：「一左相之言甚緩矣。」右議政金尙喆曰：「不勝萬萬驚痛，而既非正史，則今無辨誣之端，遣使陳奏後，焚書毀版好矣。」致仁曰：「非但焚書毀版，必請罪朱璘然後可也。」上曰：「自此先罪買來使臣，然後可以有辭於彼國矣。」諸備堂或言宜請焚書毀版，或言宜請朱璘罪。翼纂曰：「雖請焚書毀版，彼之聽答未可必，故以是為慮矣。」副應教鄭象仁請其時三使削職，持平宋德基請極邊

竄，上皆不答。教曰：「嗚呼，兩次辨認後，其誣快雪，昭如日星，則今者此書誠萬萬料表（謂出乎意外也，朝鮮文義如是）。昨聞此事，心骨俱戰，其中一字戊子所無之事，此等文字雖得於燕市，敢將續以置，先罪我國使臣，續當奏聞。嗚呼，得來使臣削職之請，甚無倫理。遠竄之請，雖勝於此，嗚呼，雖不能挺身赴燕，買來朱璘肉皮，為今日入侍三司焉敢不齊聲請討其時買來三使臣，亟施梓棘之典，入侍三司並削職。使名曰陳奏。：：使臣復命，雖不可預待，渡江然後可食可寢。拜表日子今月內擇入，自今日減膳撤樂。朴弼淳特為加資。」仍命諸臣考見輯略中所印圖署，即徐宗弼也。上使承旨出去金商門，其誣語所系之處，先洗草，後付丙。壬戌，持平洪彬啓：「璿系快雪之後，書之正史，昭如日星，而意外無倫凶書實諸燕市，宗誣罔極，舉國痛迫，買來使臣既命梓棘，則印章綴續之人，不可以已故置而不論。請故牧使徐宗璧追奪官爵。」允之。上曰：「使行，官銀不可不持去耶。」領相金致仁曰：「諸議以為前後有事之行輒皆持入，獨於今行空手入去，不能無慮矣。」上問其多寡，致仁曰：「前例則多準萬數，而此則似過限，以七八千恐好矣。」上許之。

癸亥，教曰：「此書一部留在國中，則豈陳奏之意乎。其令今日內自現。」另飭京兆仍命二十年為副使書狀者若有此冊，即為持納。今日自現者宜有參酌，特除申晦為漢城判尹，令曉諭五部，時士夫中庶家有此冊自現者，相繼積於尙書省。

上御典設司，拿入五部官員，嚴飭自現。上御建明門，自現人俞漢吉等並命拿入。教曰：「朴弼淳陳章之後，尙留置家中，森倫戮矣。事當一並改正邦刑，而既已自現之後，並置一律，非信王命之道，亦不可循例自放，或施刑訊，或施烏配之典，買來譯官並於海島為奴。」

丙寅，京兆，以明史綱目中有朱璘文字為奏。教曰：「今聞李玄錫所撰明史綱目有朱璘之言云。此非聖賢書，不過予嗣服後命刊

禁令丁卯，上幸慕華館送陳奏使。：：教曰：「事若不諧，則伏於關外，期於得請也。」正使金尙諧曰：「聖教至此，臣以蘇武十九年期之矣。」

奏文曰：「謹奏。為事關先故，敢暴至懇，冀蒙於許事。竊照小邦恪守藩服，世受皇恩，有叩必應，無顧不遂。今臣有切骨之痛，腐心之冤，而徒懷僭越之懼，不思伸暴之圖，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也。臣今始得見聖祖仁皇帝丙子年間朱璘所撰明紀輯略，其中載臣國祖康獻王諱宗系及臣四世祖臣莊穆王諱事蹟，而悖謬無倫，汚職罔極。五內驚悼，寧欲無生。是書之成已七十餘歲，流傳小邦亦不知為何年。而祇緣臣誠孝淺薄，不能早自覺察，登時陳顯，此尤臣私自痛恨者也。蓋康獻王宗系之誤書於明朝會典，實由於高麗末奸人等之陰逞醜誣，而自臣先祖恭定王諱以來積誠祈懇，至神宗戊子快許刊正，仍賜成書。莊穆王事蹟之謬錄於十六朝紀，亦由於蝦島將毛文龍之暗肆譖搆，臣於世宗憲皇帝丙午專介籲天，過蒙允可，既至我皇上頒示正史，昭揭日星，小邦之前後受誣，至此而渙釋無餘。仁恩所暨，幽冤克伸，舉國含生，莫不口頌頂戴，竊自幸其可以傳信於今與後，則願此輯略不過朱璘私自集纂，非可擬議於國乘不刊之書，而因訛襲謬之說，尙在卷帙之中，傳布市肆之間，臣之崩迫冤憤，庸有極乎！然璘之是書蓋有所從來，明人陳建所撰皇明通紀亦有小邦宗系罔測之言，而其書起洪武，而止正德，想是嘉靖間所編，而小邦之得見，乃在明朝昭晰之後，伊時小邦之人咸謂實典之誣既正，則為此說者將歸於自起而自滅，故不復以辨明為事。今以朱璘之書見之，概是撥拾於通紀，則又安知此後必無襲璘而為之說者乎！此臣所以每欲拔本而塞源，並舉而仰請者也。臣竊伏念一部明史始承先皇帝明命，終蒙我皇上恩頒，其記載之光明，事蹟之尊嚴，顧何如也。而乃以此等誣罔之書公行鬻賣，無所顧忌，則其為壞亂昭代傳史之規，大違一統同文之義者，亦豈細故也哉。臣

自見此書，憤懣胸中，當食忘食，當寢忘寢，若使此書一日留在於天壤之間，則臣將何顏而歸見先祖乎？茲敢涕泣齋沐，瀝擗血懇，身雖滯東，心則拱北，伏乞皇上俯察小邦倫義之所係，特軫聖朝史例之至重，上項所陳通紀輯略二書中悖語之有關小邦者，亟降明旨，並行刊去，以慰微臣冤鬱之情，則東土臣民謹當生隕死結，以酬天地曲遂之恩矣。緣係事關先故，敢暴至懇，冀蒙矜許事理，為此謹具奏聞。原注「藝文提學蔡濟恭製」。上教曰：「嗚呼，朱璘罔測無倫之書，豈可一刻置於覆載之間。朱璘張英雖不能食肉寢皮，賣買其文者同日正法，可代朱張。此專由於國人務時體之弊，本事今可謂妥帖，以此觀之，此書之傳布外方焉知無也。申飭諸道兩都皆令火其書，若有隱匿者，以逆律重繩事嚴飭。」

戊辰，前參判嚴璘改名璘，蓋以與朱璘同名，故大臣陳達改之。

己巳，命追削故判書李玄錫職。以玄錫所纂明史綱目附朱璘評，故有是命。

六月辛未，上御建明門，時象譯與册僧之以不納青菴集，裸體反接，列伏於燔陽之下，危死者逾近百數。

乙亥，上曰：「因一凶璘，遂使明史泯沒於我東，可勝嘆惜。」命洪啓禧纂集皇明記蹟諸文字，取來鼎足山史庫所藏明史綱目增册編摩，俾成一統信史。

卷一一七，同年七月甲辰，新刊明史綱目，命藏於五處史庫。：：上以故判書李玄錫所撰明史綱目有朱璘名，初命洗草，使洪啓禧改纂，後悔之，只去朱璘評，仍舊本新刊以頒。九月辛酉，上出御憶昔窩，引見大臣備堂，使藥房提調蔡濟恭讀陳奏使先來所費回咨。其文曰：「禮部為議奏事。查朱璘紀略於乾隆二十二年經陞任

浙江督撫臣楊廷璋等奏請將板片書本通行查繳銷毀在案，其陳建通紀臣等遍訪京城內外書肆，並無售者，是二書在中國久已不行，更何所容其改削。至該國王所稱書中誣竊其國祖康獻王世系及其四世

祖莊穆王事蹟二條，伏查雍正四年經該國王奏請昭雪，蒙世宗憲皇帝宣付史館，詳加稽核釐正。今恭閱欽定明史朝鮮列傳載其始祖世系及國人廢理立條處，考據已極詳明，所有從前野史無稽之談，悉已剖白刪除。復於乾隆二年蒙我皇上允該國王所請，將明史內朝鮮列傳刷印頒給，凡該國之受誣於當時者，業邀伸雪於聖世。今此奏辭雖甚懇切，亦何過費無窮之慮乎！至該國王既奉有頒發史傳，自當欽遵刊布，使其子孫庶民知所信從，以敬承天朝德意。若陳建通紀朱璘輯略二書該國或尚有流傳，自行查禁焚銷，永杜疑竇，則直史垂萬世而日月常昭，屬國守一編而蒙翳盡釋矣。是否有當，伏候皇上訓示，俟命下訓知該國王欽奉遵行等因，於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於本月二十二日，由行在禮部移送部，除抄錄原議並欽奉諭旨行文直省各督撫，將前項曾經禁止書籍，或有銷毀未盡之處，再行申禁，毋許私藏，通行曉諭外，相應知照朝鮮國王遵奉施行可也。須至」云云。濟恭讀訖，上疑其未盡善，問濟恭曰：「明白乎？」濟恭對曰：「語意明白，似無加此矣。」上曰：「似特旨乎？」對曰：「其曰由行在禮部移送云者，明是特旨矣。」時清主在熱河，距京數日程，故行在云耳。上曰：「今則更無憾矣。」大臣以下頓首稱賀。教曰：「昨聞事則雖成，其猶未快，今日令讀狀本，自此以後，專對之意快伸，噫，幾日用心，於今渙然冰釋。該部議奏特為申禁，倍於所請，自此以後庶有歸拜之顏。」

觀此，知以輯略之故，至於刑懲挾書之人，盡燔舊藏之籍，重編已定之史，派遣辨誣之臣。其徵其對於此事之注重。朝鮮受儒家思想薰陶最深，於隱惡揚善，迴護尊親之事，視中國尤為倍蓰，王室者，一國風俗習尚之代表，自於此更斤斤注意，上例其一端也。又據朝鮮實錄載，使行會攜賄金七八千，此其所以速為允准，重申禁令歟！（朝鮮實錄載國王曰：「所請只是銷燬一節，而彼國則至為申禁，若是曲盡，誠意外也。」云云，蓋亦始料所不及。）則又非中

國記載所可考知者也。

青巖以貢生起家，歷官武昌同知、南陽知府，有政聲（朝鮮實錄謂爲大學士誤）。其事蹟具載章實齋湖北通志檢存稿嘉慶上虞縣志及清朝耆獻類徵。查昇鄂渚紀聞詳載其在武昌陷賊，不屈，頗爲時人推

文學的時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經。

所謂文學的時代是從兩方面講：一是說人類時代是該在文學的階段中發展；二是說人生與社會由文學來表現，比較充實與有力量。

人類發展史應該爲四個階段：一是神話的階段，二是意義的階段，三是理智的階段，四是情緒的階段。這第四個階段正是藝術的階段，也就是文學的時代。

神話的階段，是純感情與純感覺的，所以整個宇宙現象都趨重於神話的解決；意義的階段則在尋求原則的發展，而不滿意於神話的說法了；但原則的存在，未必全然合理，於是求實證的心理是人所同具的，這是理智發達的階段；不過理智仍不會是人生的，也不能滿足人生的，這樣有復活感情生活的傾向，可是純感情，并不能配合文化高度發展後之全部人生，所以情緒的階段發生了。情緒是還元人生，完成人生，充實人生，促進人生的。情緒乃感情深化，複化與系統深刻化後一種情態之出現，使這種情緒能夠盡量無滯礙表白出來的便是藝術，在文字方面的曰文學。所以我們把這個時候叫着文學的時代。

重。父鼎祚講學東山，發明紫陽之旨，青巖通鑿明紀之作，蓋亦得自父傳。所纂除上舉兩種外，尚有諸葛武侯文集二程文略八大家古文通諸書。康熙南陽府志錄其所作詩文甚多，皆清麗可誦云。

姜蘊剛

文學的時代不僅繼理智與意義兩階段而起，也就是爲克復神話階段之復活而起。現代人已在迷惘中欲回到神話時代了。世界上獨裁政治之產生，就是傾重於神話時代復活之表徵。獨裁主義的發展及維持，純以神話爲其中心之特質。要是在獨裁政治中抽去其神話性的部分，其間就并無其他可說的了。神話，就是以神祕的魔力去牽織成他的絲網。好像是電影幻想曲中荒山之夜 (Modestorsky's Night on Bald Mountain) 中所表演的一般，這種妖魔鬼怪的幽竇，是經不着光明之熱力的通射而消失的。光明的熱力不是原則，也不是理智，正是人生的情緒。惟有情緒可以壓伏感情，可以使感情起昇化作用。情緒的表現是一篇詩的，戲劇的，小說的，乃至於小品散文的；而感情則只是一陣怒吼，突擊，號哭，乃至於流血漂杵。可是在後者之世俗的不少之表現，又無影無蹤了，人間不會浮動着何種長遠或偉大的波浪，這是虛擲，衝動，獸行的浪費而已。荊軻、聶政、田橫五百之死是有異於此，他們這樣表現是詩的，戲劇的，小說的，而不是一種屬於純感情的。尤其是田橫五百之死，是一篇可痛讀的長歌行體的文學傑作。即以最後末的歷史事實而言之，陶淵明不爲五斗米而折腰的行

徑，正是一篇很精美的小品散文，你何必還讀他的歸去來兮辭後，方稱他爲文學家呢？屠荆川就說過：「心地超然，所謂千古雙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拈來，如寫家書，雖或粗鹵，然絕無煙火酸餽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

我們以爲有文學情緒的人，是不會刁鑽古怪，卑鄙齷齪的。心境既已經非常幽美，行爲當然更非常豪慨。既不肯做損人利己的事，也不肯有入主出奴之見。坦白的，熱烈的，直率的，絕對排除陰謀、虛騙、偽善種種反人情的惡行。惡行的表演，最容易以神話的感情爲護符，所以羅蘭夫人上斷頭台時，要仰天悲呼曰：「自由！自由！自由！天下許多罪惡皆假汝名而行之！」隨園詩話中言：「人心先有芬芳菲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

二二

既說是文學的時代，當以情緒爲主。在此天下滔滔的時候，不啻是爲民族，爲人類，爲社會，乃至於爲着自己，若無「民胞物與」的胸襟，這個時代是無多少希望的，在第一次歐戰前，即以世界文學界而論，只有古典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橫行，否則便是唯美派，惡魔派，高蹈派的放蕩，所以激起了人類的戰爭。戰爭開始進行後，愛國主義與悲觀主義的文學作品一時甚盛。但在戰後，則文學界又走向未來派，達達主義(Dadaism)，超現實主義，新即物主義諸方面去。於是不僅文學的時代建立不起來，便連文學界，也是烏烟瘴氣的見不着真面目了。

我們以爲藉此次大戰中，要把真實的人生之光明的途徑指示出來，要使任何人深切的體驗到人生之高貴及其價值的存在，而向偉大的非獸性的人生前途邁進。

惟有這樣，可以減免下一次更殘酷的戰爭，否則，此次戰爭未了，而下一次戰爭的因素已醞釀成熟了，於是人類便永遠爲戰爭所蹂躪與犧牲下去。

所以在另一方面，便當注意到文學的表現了。文學的表現，當以昭明太子的話說得好，他說的文學是當：「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我以為這可以抵得過千百條古今中外許多文學定義。這話包含了文學的四個重要因素：內容、想像、情緒、形式。

用這樣的文學表現來報道各種人類的現實，這就是人類前途的一種指示了。這便是歷史藝術論的。

事實上，這已經是一種趨勢，不過在我是加以提明而已。

我在歷史藝術論再版序中已這樣說過：「世界上原有許多人是主張歷史藝術論，尤其徹底覺悟到人生之真象的人，無不流露出個人歷史藝術論的認識，尤其是目前世界之動亂中，人生宇宙的本來面目暴露無遺，若必要有所認識的話，又必然是歷史藝術論的。試讀時下許多有價值的歷史作品及一般散記載，差不多全都是富於歷史藝術論的作風。其所以受歡迎及使讀者發生很深印象的原因，就全然出於他是呆滯的公式手法，或論證意義的解釋，而是活潑潑的一件藝術品，因其內容及形式都是藝術化了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歷史藝術論的發展，正是在一方面說明這時確是文學的時代，在他方面說明這時的各種新聞消息，乃至講演論文都必是文學的表現才有力量。

四

專就文學來說，我很注意中國古代詩賦兩部門。陸機文賦中說：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尤其是賦體，我覺得是中國文學中的最大特色，也是凡治文學的人應該有的訓練。「昔人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因賦者鋪也，必鋪張其事，而盡量括展其胸臆的境界，這就無怪班固兩都賦，必至十年始成。後代賦體已濫，可以不必論，若就宋玉風賦而言，總算把風的形質說得很盡緻了。六朝時代，江淹恨賦別賦最爲出色，在恨賦中，其寫各種各色人之恨，令人讀

去，真不禁「冷水澆背，熱心頓解，」「英雄雪涕」！全文起迄，固皆以恨字點出，而其神氣音節又皆填入恨字，故為其創格，不怪人說江郎夢筆生花。尤於別賦，開始四字，即「無限淒涼」，而寫出各種別情，都不離「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一句。賦至庾子山的哀江南賦，就在今天的許多「歷史藝術論」著作如莫洛亞的法國的悲劇，并不能超過他。所以我覺得古賦雖不必作，但古賦的訓練則不可少。比如我剛纔說到的莫洛亞等，總算此次大戰中報告文學中的有色人物，一方面看去全然是「歷史藝術論」者，在另一方面正像是受過中國古賦之訓練的人物。事實上，當然不會有過真正的中國古賦之訓練，連「歷史藝術論」的名詞也未必知道；但是無關，正因為如此，就足見我的說法是一種時代共同的真理。這個表現，正是我所說的文學的時代。

像蘇聯愛倫堡著不是戰爭的戰爭，也是寫法國悲劇的，他寫巴黎陷落的前後，使我們旁觀者讀起來哭笑不得。法國人在戰前戰時的種種夢懂現象，在巴黎陷落時還是夢懂的情況，好像太滑稽。愛倫堡用着江文通恨賦別賦的體裁，寫着巴黎未陷落前各種各色人的夢懂、腐敗的狀態，我們摘錄點來看就知道了：

「德軍進入巴黎後，發展千萬噸閒置了將近十年未用的電車鐵軌。」

「戰前照樣忙工作，準備晚餐，消夏節目，賽會和別的事情；單只沒有準備災難的到來。前一年馬賽大火，百萬人口大都市，卻找不到雲梯和唧筒，不得不去請里昂的救火隊，在這時，馬賽一直在火燄中……」

「每個人都看見法蘭西準備戰爭，但這是欺騙，而且主要的是欺騙自己。」

「當達拉第從慕尼黑回巴黎時，看見飛機場擠滿人，心裏吃驚，以為人們會用爛蘋果擲他，而人們卻投之以鮮花……」

「得到了慕尼黑經驗後，法國不相信戰爭的真實性了。……戰爭

開始了，但巴黎咖啡館的戰略家卻堅決相信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土耳其人，芬蘭人，挪威人，甚至烏拉圭人都會捲入戰爭，只法國人是例外。

「……盡可能少想戰爭……」

「正月裏，政府因為戰爭還很遠，而春天轉眼就要到來，所以開始部份的復員，好讓農民解除軍役，「我們那些可憐的士兵們都很厭倦，他們需要娛樂。」報紙上這樣嘆息着。……」

「當巴黎半個月月光景買不到咖啡的時候，巴黎人就大為生氣了：「全是那些波蘭人惹來的！」無線電廣播員用全世界各種語言播送着巴黎餐館的菜單……樂天主義者的巴黎人……他們唱着希佈萊的「巴黎將永遠是巴黎」……」

「新聞紙都墮落得可憐。他們不曉得寫些什麼：既無戰報，而要寫一篇即使是短短的敘說所謂「戰爭目的」的文章，又是那樣難，實在既無戰爭又無目的。報上以侮蔑和撒謊填滿篇幅。」

「戰時政府莫有什麼舉措，在許多地方，縣長與市長第一個先逃……」

這種「歷史藝術論」之賦體的報道，實在使我們的印象特別深刻，也就無形中指示了人們以應該要走的道路。

五

在這個動亂的大時代中，實在是「歷史藝術論」者最活躍的時代。許多零篇亂簡不必說了，只就已經整部出版而使世人最歡迎的現代著作，應該是漢德生的使德辱命記；此外專門作新聞記者的著作是根寶的歐洲內幕與亞洲內幕，薩萊的柏林日記。

無論如何，這些著作的影響都是不可估計的，都是令世界人對於時代及人生有了深刻的認識。其中有無偏見，我們姑且不管，反正這種作風是時代共同所需要追求的。

像那種格格塞塞而以為是載道的古今文字，實在是不必要，即使

寫了出來，也不會發生普遍的與深刻的影響。至於枯索的公式主義之漸開筆墨，是完全沒落的朽骨了，是應該改正的時候。甚至論道的文字，露着以爲極合邏輯的面孔在那裏，有酸餽氣固不必說，也如唐荆川說的：『一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影響劇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我們真真排斥他！

文學的時代是要燃起熊熊烈焰的情緒，要適應這個空前偉大的大生時代。做人也好，作文也好，風格與心情均融合在文學中，這個人

藝術有用論

謝六逸先生在貴陽中央日報上曾經大聲發出『藝術有用論』的號召，當局立即在科學館內建築一座樸素實用的藝術室，他那藝術的熱忱，必能獲得當局和民衆的贊襄，是無疑的。在他所提出的『藝術有用論』一文中，提出藝術有用的原則：『有用的藝術，可以使人與人彼此瞭解，互相合作，增加社會的親愛力，蔚成全民族的精神團結。』真是不刊的名言呵！因爲任何民族的文學均足以爲其民族生命的樞樞，影響民族生命的發展，先之以轉移民族的氣質，繼則造成民族的本質。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在作品中所描寫的偉大人格，歌誦的光明面，以及咀咒的卑劣，無恥的行爲，暴露的黑暗層，都可以深深印入讀者的心坎，發生劇烈的情緒的昇華，積極改變人生的態度；爲要使全民族各分子的心靈，愈增和諧，祇有從文學上盡量充實各分子心靈的內容，把民族的立國要素，藉詩歌，小說，戲劇等等的陶養，在不知不覺中由離心而向心，由分裂而和諧，以造成全民族思想的統一，進而建設賴以立國的民族文化。

類是有希望的人類，這個世界是有希望的世界；就是我們短短的一生，也是富於有濃烈情趣的。宗教家的天國太懸遠了；享樂主義者的生活太糊塗了；鴉片煙主義者的認識是在利那的麻醉狀態中。欲求隨時清醒，而天國即在我們的生活中存在，我以為即是文學的時代真理所追求而獲得的。爲達到這個時代，所以我們曾提倡民族的狂飈運動；事實上，要盡人而富有活力。以之救人類，救國家，乃至於救自己，都是很有效的一條路徑。所以這個，並不單純只在談形迹問的文學，而是靈魂的文學化，全人類的文學化，惟有這個方是文學的時代！

王平陵

文學作者能遵循這原則努力於寫作，其作品不論能否成功，都與社會有益而無害。不過，作者們如果沉淪於享樂主義的泥沼，僅憑個人的偏見，專事帶有毒素的宣傳；或則缺乏藝術的良心，抹殺是非，混亂真理，妒嫉別人的成功，而猶運用其巧妙的辭藻，文飾自己的錯誤，並且引誘盲目的羣衆來恭維他們的錯誤，甚至無故遷怒到一切，妄想燬滅了一切，藉以發洩個人的『不得志』，像這一類的作風，就祇能增加社會的戾氣，使人與人的關係，分崩離析，大家存着陰險殘酷的壞心腸，處處設防，佈電網，埋地雷，抵禦別人的暗算；所以，文學作者要是違背了這一個原則，其作品不但是無用，而且是有毒的。我們爲要使藝術做到有益於社會的程度，就必須根據謝六逸先生提出的原則，盡可能地獎勵藝術的製作，推進藝術的事業，例如廣立藝術館，藝術獎金，及發展純正的藝術運動之類，但同時更必須澈底清掃一切含有毒素的作品，使這些作品找不到生根立腳的據點，我們寧可讓社會無藝術，決不能使藝術害社會，就是荒涼到像沙漠一般的

社會，也要比毒菌滋長，微生物叢生的社會好得多。
抗戰到今天，有心人都有一個同樣深切的憂懼，就是，我們在六
年來血火連天的苦戰中，已將打出新中國的根基；可是，作為建設新
中國的一個主要的因素——「人的心」，大有每況愈下之感了。由於
少數發國難財者的操縱囤積，造成生活上的空前困窮，而這些人不僅
未受到法律和輿論的制裁，反是趾高氣揚，青雲直上，到處春風似
的，卻有使好人不能安於自己的崗位，不好不壞的人，加速跑到作惡
的路上去，少數已經作惡的人，就祇有愈益沉淪到阿鼻地獄裏，永不
復返的種種情勢，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所以，如何挽回陷落的人
心，確實是文藝界當前最切要的課題。

六逸先生又說：「在今天要想用藝術的力量，感化第一流的蠹
蟲，雖三尺童子，也知道是無濟於事的。」這不是痛語，而是一句老
實話。正因為第一流的蠹蟲，是國法所不容而竟能巧妙地躲避國法的
罪犯，他們的良心已經喪盡，早復返於原始的屬於人獸之間的一種無
理性的動物，最高尚的藝術，雖能使鳳凰來儀，百鳥起舞，感天地而
泣鬼神；而要格化冥頑不靈的害馬與國蠹，是不會生效的。不過，藝
術家們也不必因此灰心，藝術畢竟是有用的，牠能使好人得到精神上
的安慰，使不好不壞的人，振奮向善的勇氣。其實，那些第一流的蠹
蟲，總能以作惡的方法，掠取成萬成億的不義之財，在全國同胞救死

中國戰時戲劇創作之演變

戲劇是時代的鏡子，所以它必須反映着時代精神。否則，它便失
去教育的價值，和藝術的功能。相反地，時代思潮也可以左右戲劇的
傾向，影響着戲劇創作的體裁。

戰時戲劇，戲劇應該是舊時的改造者，新時代的創造者。基於此，
戰時戲劇，戲劇應該是舊時的改造者，新時代的創造者。基於此，
戰時戲劇，戲劇應該是舊時的改造者，新時代的創造者。基於此，

東方雜誌 第四十卷 第四號 中國戰時戲劇創作之演變

不遑之際，獨自驕奢淫逸，縱情聲色的享樂，但當他們泯滅的良知偶
然復活時，一定的，也是異常痛苦的。你能相信他們的生活比到心地
光明，澹泊刻苦的人們更幸福嗎？不會的，他們較之一般僅在物質上
感受痛苦的人，實在還要痛苦。他們耽心着國法的顯戮，掛慮着資金
的喪失，物價的忽漲忽落，會使他們憂憂無常，誠惶誠恐，陷於精神
錯亂的狀態。在他們鷄鳴而起，孜孜為利的時候，也是抱着一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其辛苦艱難，並不下於孜孜為善的人們。在
他們揮霍不義之財，悖入悖出的時候，正同孜孜為善的人一樣，都是
不睡覺的人。吳梅村詠吳王台詩云：「台畔臥薪台上舞，可知同是不
眠人。」是的，大家都是通宵達旦，決不休息，拚命幹到底的人，所
不同的一點，人家的不睡覺，是在生聚教訓，勵精圖治；而有些人的
不睡覺，是在跳舞，醉酒，狂嫖，濫賭，和國家的元氣作對，替自己
的壽命作對。

總之，人心的陷落，是眼前最值得關注的暗礁！我們決不能任其
江河日下，滔滔不返，無論如何要竭盡一切的可能，把陷落的人心振
作起來。振人心，對外要發揚正義，對內要扶持正氣，正義存，公道
必伸，正氣盛，邪氣必衰，欲求斯效，匪異人任，全國藝術家們是責
無旁貸的！

田禽

創作的意念必須站在時代的尖端，也就是說，劇本的中心思想要對時
代起着領導作用。這樣，它才能盡到它為那一時代的觀眾或讀者解答
他們（或她們）當前急需解決各方面的現實的困難問題。也只有這
樣，戲劇才能獲得廣大的觀眾或讀者；也只有這樣，它才有社會存在
的價值。

的價值和基礎。因為藝術是為服務人生而存在的，並不是人生為藝術而存在的。作為一靈魂的「工程師」的劇作家，必須確定其藝術的對象和表現現實生活的美與醜，或愛與恨，絕不逃避現實，避重就輕的鑽入象牙之塔！

進步的作家不但不會落在時代的後面，而且他更有着推進時代的動力！相反地，落伍的作家永遠是趕不上時代的，而且他根本也不肯趕上時代。

「七七」事變，可以說是抗戰的序幕。事實告訴我們，就在這個階段里，我們的劇作家羣迅速的把握住了這個偉大的時代。作為這一時代的鏡子的戲劇，首先便是：「中國劇作者協會」集體創作的「保衛蘆溝橋」，「由漢的一蘆溝橋」，以及胡紹軒的「蘆溝橋」；它們都像「活報」似的那樣敏銳的表現了抗戰序幕的現實。他們以興奮的心情，創作了富於煽動性的劇作，而觀眾（也就是民眾）也以興奮的心情來欣賞他們的劇作，不，簡直可以說是活生生的現實。無容否認地，抗戰初期的劇作，大都單純的重視了宣傳作用，而忽略了宣傳必須與藝術統一的真理。

宣傳效果。就形式方面講，街頭劇，活報劇，舊瓶裝新酒的民間劇，都隨着抗戰的洪流，急劇的發展起來了！就內容方面講，主要的是反日反漢奸的鬪爭。然而在政治方面，每逢有一個新的號召的時候，我們的劇作家便敏銳的選擇了配合這一政治要求的主题，迅速的寫成戲劇，表演於觀眾之前。於是這新的政治的號召通過了藝術的形式便迅速的廣泛起來，不久，由於集體的意識引起了集體行動的反應。

無疑地，抗戰初期的劇作，在產量上是豐富的，特別是獨幕劇。我們知道，戰前新演劇運動只是寄託於幾個較大的都市裏，雖然，我們曾經意識到新的演劇必須與廣大的民眾發生血緣關係，切實的實現「戲劇大眾化」的理想是戲劇的崇高的指標。但，由於客觀條件的桎梏着它，使它不能正常的發展和成長。畢竟新的時代帶來了新的環境，由於新的時代把舊時代的枷鎖打破，因而新演劇運動也伴隨着為民族爭生存的全面抗戰，而展開了為民族革命運動而服務的戲劇的全面抗戰。所以，無論鄉村，城鎮，前線，後方，沒有一地方不是戲劇活動的中心，而且無論任何階層的人都有欣賞它的機會，它不再是少數人的娛樂品，而成為多數人的精神食糧了！

操縱糧食的嚴重性。洪氏也像前一作者同樣的從生活中發掘了新的主題。爲民族爭生存求解放的戰爭，當然是極其艱苦的和偉大的革命事業，這種偉大的事業，決不是從短戰爭中能夠促其成功的，特別我們是一個弱國，我們必須艱苦的，長期的打下去，才能有辦法。所以我們的國策決定了長期抗戰。

在長期抗戰的過程中，一切的一切必然地都起了變化，特別是人民生活的情緒。因此，觀衆對於抗戰初期的戲劇——尤其是「勝利尾巴」的結局的戲劇，感到厭倦，感到不夠親切或真實，因爲他們耳所聞目所見的現實生活，并不完全像劇本裏所表現的類似，因此，他們幾乎不再願意接觸抗戰戲劇，他們的腦海裏常是存在着這樣的意念，「又是抗戰戲，反正老是那一套，父親當漢奸，女兒深明大義，結果把她的父親幹掉了，或日寇在淪陷區，怎樣殘暴，怎樣強姦婦女，最後，游擊隊來了，把日本鬼子趕走……沒有什麼看頭。」

武漢撤退以後，大多數的觀衆對於一般的抗戰劇本都有着不滿意的趨向，我們的劇作家也深深的理會到這個危機。曾經有一個時期；劇作家們採取了「噱頭主義」作爲吸引觀衆的手段，同時，在沒有下筆之前，甚至故事與主題還沒有處理妥當的時候，而預先便決定了如何吸引觀衆的佈景，以及每篇戲必然有着不少的爱情場面……這樣一來，觀衆倒是滿意了，然而單純的用這些花頭作爲寫抗戰戲的出發點，試想它們怎麼會不把「抗戰」的意識沖淡了呢！

但，進步的作家們永遠是面向着現實，從生活的洪流裏，不斷的去發掘與觀衆有着密切關係的現實生活的新的主題。從不爲了低就觀衆的趣味，而在「噱頭主義」下向觀衆屈服。

是的，由於戰略的關係，我們的確失掉了不少的土地；因此，思想敏銳的劇作家們不再拘泥於一般主題的描寫，進而創作了反映淪陷區戰亂生活的劇作，例如章泯的「戰鬪」，陳白塵的「魔窟」，以及

王震之和崔嵬合著的「順民」……都是描寫淪陷區生活的佳作，特別是陳白塵的「魔窟」，作者從每一傀儡人物的性格上和生活上表現出美與醜的鬪爭，并且典型化了偽組織極其醜惡的東西。這類的劇作又給了觀衆一種新的刺激和喜悅，一度的轉移了觀衆厭惡抗戰戲的不良傾向。

戰爭的勝利基礎奠定於兵源的補充和軍民合作上，於是兵役問題，和軍民合作的問題，又成了劇作家們的新的主題了，但，寫來寫去，總是那一套，觀衆仍然會厭倦的，但，讀者要注意，觀衆所厭倦的并不在於主題的重複，而是劇作的描寫不夠深入。

洪深的「包得行」，演遍了後方各大都市與農村，無論那一地區的觀衆都在熱烈的歡迎着它。陳白塵（根據艾蕪小說「秋收」）所寫的「秋收」，劇中盡管沒有摩登女郎，沒有富麗堂皇的場面，依然轟動了戰時劇壇。關於兵役問題的戲劇，「包得行」可以說是代表作，關於軍民合作的戲，無疑地，「秋收」（即「陌上秋」）是其代表作。王爲一的「宣傳」也是值得推薦的一篇軍民合作的好戲。描寫漢奸人物最成功的戲當推曹禺和宋之的合著的「黑字二十八」。這些劇作之所以被人推崇，主要的是因爲它們有着崇高的藝術成就，而沒有陷入一般膚淺的「八股式」的戲劇的泥塘裏。

劇壇正在鬧着劇本慌的時期（其實是好的劇本在鬧荒），劈雷一聲，我們的優秀作家夏衍和曹禺各自貢獻出他們的傑作，前者呈現了擺脫「抗戰八股」式的劇作——「一年間」，後者呈現了「蛻變」。

我們的國策是抗戰建國同時並進的，因此，戲劇爲了吻合政治的要求，必然地，也應該不單是表現抗戰，而同時更要表現建國。建國的基礎是多方面的，然而不可否認地，建立民族工業乃是建國的重要的一環。陳白塵的「大地回春」充分地把握住了這一點，而且在表現建國的劇作當中他作了急先鋒！

漢奸汪精衛叛國後，曾經有不少的劇作家選擇了這一主題，馬彥祥的「國賊汪精衛」在反汪鬪爭中盡了相當的任務。

與陽翰笙的「塞上風雲」有着異曲同工的劇作——「國家至上」，(宋之的，老舍合著)乃是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政治口號提出不久以後的優秀作品。前者是提醒蒙漢應該澈底合作共同抗日的劇作，而後者是啓示回漢團結禦侮的作品。

由於後方一般人迷於都市的奢侈生活，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而甘心走捷徑，企圖發國難財，宋之的抓住這般人們的弱點，攝取了現實生活的真實，創作了暴露大後方黑暗面的「霧重慶」(即「鞭」)。

這是一篇最富於現實性的佳作，在這個劇裏有着專走捷徑的智識份子，跑香港發國難財的飛機階級的好商，也有着為祖國而戰鬥的女性，兩方對比，更能顯示出大時代中不同思想的人物所走的不同的路！

關於表現淪陷後的上海現實生活的作品；如洪深的「黃白丹青」，夏衍的「心防」，于伶的「一夜上海」……都是值得令人喜悅的劇作。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曾經有一個時期，由於寫作的主题不夠廣大，又走入了千篇一律的地步，因而抗戰戲劇又遭到了觀眾的冷眼！於是重慶的舞台一度為了維持他們的起碼生活；不得不在生意眼的劇本上打主意，所以間或也把表面上與抗戰無關的外國劇本搬上了舞台。爲了這，曾經引起了批評家們的一場爭論。

曾經有一個時期，有幾位劇作家寄居在香港，並且他們時逢其會的趕上了香港的戰事，因而他們親自觀察和體驗到香港的實際生活，由於他們有了那次的經歷，更使得他們的生活豐富，所以展轉到後方以後，把淪陷前後的香港縮寫成最富於現實性的戲劇，例如宋之的地「祖國在呼喚」，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原名第七號風球)，都是香港淪陷以後這一時期的佳作。

近一二年來，歷史劇的產量特別豐盛，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孔雀膽」，陽翰笙的「天國春秋」，陳白塵的「翼玉石蓮開」，楊村彬的「清宮外史」，都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歷史劇豐盛的原因，固然由於歷史劇比較表現現實生活少受一些

客觀環境的約束，是其原因之一，此外，觀眾之樂於接受，更鼓勵了劇作家們的寫歷史劇的傾向，因而，造成了寫歷史劇的風尚。然而作家的生活不夠豐富，深入，以及客觀環境的約制，也是局限了寫作的範圍的主要因素，我想，這話并不苛刻！

近年來，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現象，那就是多幕劇的產量多於獨幕劇，而在多幕劇中又盛行着五幕，甚至六幕劇。自然，有許多進步的作家，他們並沒有放棄獨幕劇的寫作。不能否認地，由於多幕劇一旦上演就有上演稅可拿，因而也有的作家們簡直就放棄了獨幕劇的寫作，而專心一意的去寫有上演稅可拿的多幕劇去了！於是，即便獲得了只能寫獨幕劇的材料，也就不得不費盡心思，故意的把它「拖長」爲五六幕的戲，企圖一旦上演，便可解決一時！這種情形之下寫出的劇本，其結果如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它的寫作技巧，夠不上藝術水準是必然地。然而它也有時竟欺騙了觀眾，甚至演出者，而自己便躲到一邊去竊心的微笑！自己安慰或祝賀自己說：「我的劇本成功了，要不是傑作，演出者爲什麼會把它搬上舞台，而觀眾又爲什麼買「飛票」都要去看呢？哼，這一來，我可成了中國的名劇作家了！……」其實，天曉得！

其次，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劇場問題。以重慶而論，租國泰的劇場，必須等到晚場電影散場後，才能演出，又因現在的戲都是以長取勝，戲一散場起碼是一點鐘以後，這，對於觀眾的健康確有很大影響，而同時，由於觀眾的過度疲乏，往往也不能獲得戲劇的整個印象，這，無論站在宣傳效果上講，或站在觀眾健康上講，劇場問題，確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希望政府能重視這一嚴重問題！

我們要知道，劇場的存在與戲劇的創作是有着血緣關係的，因爲有什麼樣的劇場就產生什麼樣的劇本。劇場決定劇作的形式，而劇作的形式也往往影響劇場的改進！

陳白塵的「亂世男女」，假如我們有西洋那種「活動舞台」(Moving Stage)，也許早就表演在我們觀眾之前了！因爲我們缺乏這樣的

舞台，所以，像這樣的好戲也不得不暫時擱在書架裏，只供讀衆研讀了。

雖說，我們的戲劇創作都能適應着客觀環境逐漸的演變着，儘量的配合着政治要求，但，每一新的轉換期到來的時候，其初期的創作還都能把握住那一新的時代，然而時日一久，終於流入了千篇一律，不過，劇作家們都還有着自我批判的精神，因此，即使在創作上有了某些不良的傾向，也還能提起自己的警覺性，慢慢的改正過來。這點，是值得我們喜悅的。

假定我們把戰時戲劇創作，劃分爲三個時期：以「七七」事變到武漢撤退爲第一個時期，武漢撤退到太平洋戰事爆發爲第二個時期，太平洋戰爭以後爲第三個時期吧。無容否認地，第一時期是只憑着興奮的心情從事創作，粗製濫造當所難免，人物概念化，代表化，劇本內容類型化，特別是單純的注重宣傳效果，而忽略了藝術或技巧。以上幾點是這一時期的通病！

舊瓶裝新酒，以及改編外國名劇，也曾經成了一時風尚。馬彥祥根據「祖國」改編的「古城的怒吼」，以及宋之的和陳白塵合作改編的「民族萬歲」，在改編的諸劇作當中可以說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作。朱雙雲的「淝水之戰」是舊瓶新酒的代表作。

值得提及的是：這一時期的戲劇真正做到了「戲劇大衆化」！換句話說，就是真正的深入民間了。同時在劇作的產量上也居於首位，特別是獨幕劇或街頭劇。

武漢撤退後，由於戰局的穩定，給了劇作家在創作修養上一個反

邱吉爾的雪茄煙

萊斯敦 (James B. Reston) 作，原文載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七日「紐約時報」(係由倫敦拍發之專電)。

東方雜誌

第四十卷

第四號

邱吉爾的雪茄煙

省的機會，於是，他們的創作態度有了改變，重視了宣傳與藝術的統一性，而且在人物的描劃上不再是概念的化身，或臉譜主義了，并且也能深入的以人物的生活作基點來精細的，合理的刻劃性格了。也許因爲這個原故，作品的產量比較減少了，因而提出了一「劇本荒」的口號！其實，這減少產量的現象并不可慮，因爲粗製濫造的東西不再像剛一開戰那樣受人歡迎了。相反地，像樣的劇本，倒比第一期多了起來。

這時，觀衆欣賞戲劇的標準逐漸的增高了，這，多少也刺激了劇作家們在創作上不能不加工細製。第三個時期，從創作的傾向看，特別着重了後方的現實生活。但，不久又轉入歷史劇的階段，原因，當然有着主觀與客觀的條件存在着的。這一時期，雖然印刷條件極度困難，但，並沒有十分地限制了劇本的出版，而且太多是五六幕的大戲，獨幕劇的創作，雖說沒有根絕，但，它的產量確是窮乏的可憐了！這一階段，創作上的成就，較諸以往更爲輝煌。

限於篇幅，我們不能把每一期所有的劇目紀錄在這裏，只好簡略的把比較優秀的作品提提，這點，還希望讀者和劇作者特別原諒。時代的巨輪不停地的輪轉，戲劇創作也必然隨着時代的齒輪而演變，相信，每一齒輪的輪轉，不但在創作的傾向上有着必然的進步，而同時在創作的方法上也必然有着新的進步，而且更能帶來新的創作技巧，優良的劇作，以及優秀的新軍——新的劇作家。

許君遠譯

便是我們最後和最少快樂的幻想，顯然也要隨着戰爭的結束而該定毀滅。我們很應該把它提起，我們還有重要的事，很容易整個

五七

五八

把這末節忽略，不過我們對於邱吉爾首相雪茄的意見似乎全屬錯誤，縱然有全世界雪茄最大獎賞家之譽，這位仁兄看到煙了並不知道爲好爲壞，並且當一枝好煙交給了他，他也不知道如何吸法。

一位很有權柄且有資格坐在英國內閣辦公室內的人，當然常常聞到首相著名哈瓦那煙的味道，根據他的說話，我們很可以說邱吉爾先生是一位「嚼煙者」——那就是說，他從兩頭吃煙，而且常常犯着讓煙在他的牙齒中間很長時間熄滅的罪。

誠然地，他得到很多的上好雪茄。每一位從產菸國家來到的大使和公使，總是帶着一件私人的貯藏，並且遇到運輸不給，那末部分的原因也許就是由於他的景仰者從世界各部給他運輸他所愛好的雪茄。同時也是真的，在他吸煙的時候，雪茄常被嚼去大部，不過每日總有大量的雪茄送到唐寧街十號，千百種極品的哈瓦那放在每一個辦公室內可以隨手取得的地方，所以他的選擇也往往摸到兩角五分錢兩支的劣貨。

但是邱吉爾先生的雪茄的確能在不列顛的政治生活上達成重要的任務。如果你試一展開不列顛的政治歷史，你的結論不是說英國人民把最有特別習慣和幻想的人擺在唐寧街十號，便是認爲在白廳(White Hall)外面那所有著猙獰可怖怒形於面的建築，容易把它的住居者養成特殊的習慣。

舉例來說，狄斯萊里(Disraeli)以他的鬚髮，有生氣的鵝絨衣服，和帶譏諷性的小說作成很大的政治的本錢。愛斯基先生(Mr. Asquith)寫詩；彭納·勞(Bonar Law)用一杯半奶慶祝他在英國政治生活中

的成功，便以「絕對禁酒者」賺得了聲望。自然，在他的輝煌的生命將近八十五歲的時候，格蘭斯敦先生(Mr. Gladstone)離開了「十號」，那時人們才知道在餘假的時候他在試着調和「荷馬和救世主的天地開闢論」(Homeric and Messianic Cosmogony)，並且決心在他死前把這理想作個結果。

英國人民對於他們首相們的習慣特別稱讚，而這種習慣如果落在

旁人頭上，便會一文不值。在這一國家裏面，有很多的人民慣於吸食雪茄，但是似乎很難有很多的供應。美國副總統馬夏爾(Thomas R. Marshall)也不知道淡巴菰的價錢。而英國國家所需要的是五角一枝的優等雪茄，只有像邱吉爾那樣孚衆望的纔能夠揮舞着哈瓦那，在新聞檔案堆裏充滿了關於邱吉爾雪茄的故事，一如十號的地窖裏裝滿好的和壞的雪茄。舉例說，其中有一個是說一位紐約雪茄商，在

一個曼哈敦(Manhattan)建築裏擺雪茄攤，一次接到邱吉爾先生拍給他的一封信，電文是這樣，「盼照前次貨樣再送一千枝，隨你的便，差不多就行——邱吉爾。」這一個文件污辱了倫敦的真正雪茄專家，他們聲言像這樣一位對他的雪茄漫不經心的人，真不配稱爲全世界第一號雪茄吸食者。

邱吉爾先生每天吸，嚼，消耗或者毀壞約莫八枝雪茄，鑒於在這個過程中所浪費的精力和火柴，他的同事常常拿這件事作爲他是不稱職的代表作(Masterpiece)。

但是，他並不向任何人說道歉的話。在非洲戰爭最黑暗時期他有近東之行，決定要更換那一個地帶的英國司令，蒙哥馬利將軍(General Montgomery)以爲把他那嚴格的清教徒習慣告訴首相，會能給他一個印象。

「我從來不吃煙不喝酒，所以我是百分之百地適當，」蒙哥馬利將軍說道。「我也吃煙也喝酒」，邱吉爾先生回答，「同時我是百分之百五十地適當」。

在環飛世界的旅行中，邱吉爾先生的雪茄是一種特別的威脅。他對於在飛機和裏面吸煙的地方很小心，並且也服從機師的規程，不過越趨是興奮，他吃的越兇，噴的越厲害。

「我絕不會忘掉首相的雪茄」，魯吉斯(John Ruggies)說，他是送邱吉爾到莫斯科那架解放式飛機的副機師。「他把飛機弄的到處是煙，結果我們不得不把炸彈門打開了。」

不過邱吉爾雪茄已經打破唐寧街十號的傳統，並且大大地困擾了不列顛內閣。它們是一切戰時救濟拍賣品中最受歡迎的貨色。在援蘇募捐舉行那天，有十枝邱吉爾雪茄陳列克里斯提拍賣行，結果賣二百

翠玉戒指

年老的塞頓小姐，身材很高，骨瘦如柴，鼻上架着一副老光眼鏡，戴着一頂女孩子用的庭園帽子，手上提着一籃花，走進牧師邸宅的園門來。她把花提到衣帽室裏。那兒有一張粗糙的松木桌子，上面擺着一些空的花瓶和鉢子。

她把籃子放下，很當心地從那裏面把花取出來，開始配着插進瓶子裏去，掛在周圍的那些各種各樣的衣帽，像不用的稻草人一般，如醉如癡地在旁望着。她時常停下手來，站退一兩步，去看插得好不好，如果她覺得不好的話，她便要把嘴唇咬緊，眼鏡後面的眼珠子，也變得和小石子一般的堅硬無情了；如果她覺得滿意的話，她的眼鏡上便浮滿；了仁慈的青光，嘴唇收縮攏來，結成一個意外溫柔的微笑。

在那小窗下，裝有一個洗面盆，當她把花插完了，便走過那兒去洗手，先把她手上的戒指取下，放在兩個龍頭之間面盆邊上。

好不像愛密麗，今早上打電報來說，今天不能來了，改在明天再來。那簡直不能想像，不曉得是什麼使她臨時要那樣地改變計畫。

當她在想着她妹妹那種出乎意外的行爲的時候，她機械地洗過了手，揩乾了，又伸手去取了那些戒指來帶上，直到她帶好了兩隻戒指，她才神志清醒，恢復常態。

那第三隻翠玉戒指那裏去了？她詫意地凝視着自己的手，隨又再凝視着那洗面盆的邊上。於是

一十鎊一枝的高價。「援蘇募捐真是奇怪」，他的一位同僚說，「不過我希望購買的人不要把最臭的貨色買去吧」。

Martin Armstrong 作 錢歌川譯

她記起來了。今天早晨，在她下樓去吃早餐之前，當她正在帶戒指的時候，那新來的使女瑪麗，妨害了她多年來的例行常規，竟跑來敲門，遞給她愛密麗來的電報，她接來看過，便即時走下樓去，忘記帶上那第三隻戒指。

她平常決不是這樣健忘的，也正和愛密麗平常決不會在吃早餐以前來打電報一樣。

塞頓小姐把她那些花瓶，都放到餐廳，門廳，和長長的白木壁板的客廳裏原來的地位上，隨即便走上樓到臥室裏去了。她一點不疑惑地，以為那戒指一定是忘記在臥室裏，不意走上去一看，竟不在那裏，這可使她吃了一驚。

她站在那裏滿懷疑惑地以冷眼凝視着那放戒指的地方，半響沒有動，然後才轉身走下到客廳裏去了。

她方寸中很覺擾亂。使她擾亂的，不僅是失掉了戒指，還有點別的什麼。在她發見那戒指不在那洗面架上的時候立刻她便覺得有一個內在的聲音，細聲說道：「瑪麗！」

她素來對於用人都是處得很好的，把她們視為家人一樣。瑪麗是一個能力很好的，年輕漂亮的婦人；兩個月前來接工的時候，塞頓小姐一見就很喜歡她，剛纔雖然一時曾疑心到她偷了那戒指，可是馬上又自己否認了。

塞頓小姐一向的辦法，是不把錢和珍寶到處亂放的，因為她覺得

把那些誘惑物，放在別人的前面，是不對的。甚至一個誠實的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也免不了要被一種突然的誘惑所動，而不能不屈服。而且還有所謂盜竊狂的那樣一回事：她回想到兩三年前使得四隣轟動的，史塔克頓老太太偷了東西的那回異常的事情。

她坐在那裏沈思默想了很久，直到最後她還是讓她自己承認了那內心的告發，而向這一方面去想了。一種突然而來的誘惑，一個不及預防的時會，竟把那事情做了；既做之後，又有什麼辦法去取消呢？不過，雖則那犯者也許不能把她自己許可的事取消，別人也許可以幫助她來解除的。是呀，或許她把瑪麗叫來，透露一點這個意見……問她，或許……

從容而細心地，她想出了一個辦法，板起面孔，眼鏡後面的眼珠子，變得和小石子一般的堅硬無情，那博學的審判官想出了一個辦法，而認為頗好。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按了一下鈴子。『亞格利斯，你去告訴瑪麗說我要和她說話。』

一分鐘之後，瑪麗就來了。『哦，瑪麗，我今早上忘記了一個戒指……一個綠寶石的戒指……一個翠玉戒指，在我的化粧臺上那放戒指的地方。我剛纔上去拿，卻不見了。你看見沒有？』

『一個戒指嗎，太太？沒有，我沒有看見什麼戒指。』

那副眼鏡望着瑪麗的臉，注意到她的臉色變紅了。『那末，一定是掉在地板上了。你可以到那化粧臺和五斗櫥的下面，去仔細尋找一下。那恐怕一定是掉在那下面了。』

哦，她多麼容易地給了瑪麗一個悔過的機會，她只消把那戒指交還就得了，說她是在那五斗櫥下面找到的。只要她交出來，她也就不会再對瑪麗怎樣的。她將把這件壞事情永遠忘懷。因為她把戒指亂放，畢竟她自己也有些不對。

但是不幸她的辦法沒有發生效果。不一會，瑪麗就轉來了，說她沒有找到。

『你確實看了不在那裏嗎，瑪麗？』

『確實沒有，太太。』

那副眼鏡又再堅硬而固定地，細察了那年輕婦人的面孔，而注意到那面色變得堅硬無情，她的眼睛中也現出頑固的神氣來。這多麼令人傷心呀。這樣一個異常可愛的女孩子。

塞頓小姐感到沮喪而不知所措了。她現在要怎樣辦呢？從此以後，別的東西也有被偷的危險，即令她不偷別的東西，不過下回有什麼東西失掉了，要不疑心瑪麗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若再留她在這裏，日子一定過得不快活的。

那天夜裏，她躺在牀上沒有睡着，心上一一直在想着這件苦痛的事，最後她決定把瑪麗打發走。第二天早晨，剛吃過早餐，她便把瑪麗叫來了。

『瑪麗，我非常不願意地，不過我已決定請你去另外找事。』

她望着那女子面孔變白了。

『太太，你不滿意我的工作嗎？』

『瑪麗，在許多方面，我都非常滿意，不過還不是全都滿意。』

『太太，如果你肯告訴是爲得什麼事的話……』

『瑪麗，我想還是不談的好。我只能說，我和你分別，我很難過。』

瑪麗的臉變得更加蒼白了，而其表情也就堅硬無情。『也許，你願意我馬上就走吧，太太。』

塞頓小姐想了一下，『你希望馬上就走嗎？』

『是，太太。』

那老小姐點了一下頭。『好的，瑪麗。』

她嚴肅地正襟危坐着，直到瑪麗走了出去，把門帶關之後，她才帶着一種突然絕望的動作，一下把眼鏡取了，用手去摸她的手絹，眼淚流出來了。

那事情使她那般傷心，竟沒有能夠告訴她的妹妹。不久就有一個

新的使女來，做瑪麗的工作，使得在那牧師邸宅中的生活，照常舒適而單調地繼續下去了。

兩年之後，她聽說瑪麗和喬治巴羅結了婚，巴羅是附近城裏一個裝置鉛管的人。塞頓小姐和他很熟，而且很喜歡他。因為他是牧師邸中的老用人，他的父親在他以前就在塞頓家做過多年了。現在瑪麗嫁給了他，生活很好，而又幸福，他聽了很是高興。哦，只要她能夠正確地明白瑪麗爲什麼要偷那戒指就好了。塞頓小姐覺得只要她能夠明白那回事，明白那一切的境遇，她就可以了解，而不再爲此難過了。因爲那傷痕一直沒有好。使她傷心的，倒並不是一個戒指的損失。那個可恨的戒指，有什麼關係呢？只是在她和她那般喜歡的這個姑娘之間，突然發生的那種可怕的裂痕，使她覺得傷心。也許瑪麗現在早已忘記了，但是她卻忘不了。她不能忘記。年復一年，每當她在那衣帽室去插花，插好洗手，再把戒指帶上的時候，那往事重又縈懷，隨着帶來了舊日的苦痛。

在八月的一個早上，那已經是她開除瑪麗十年後的事了，她把所有的花瓶，都插好了花之後，看見那兒還剩下不少的花，她便到門廳裏去拿了一個笨重的東方的花瓶來。

那裏面滿是灰塵，她便拿到洗面盆上去洗乾淨一下，但是她那老年的手，近來有些發抖，一個不當心，就把那花瓶掉在洗面盆裏了，把那面盆打成兩塊，她只好派人去叫巴羅來，把舊的撤去，換上一個新的。第二天早上，她在衣帽室裏遇見了他。

他已經把那破面盆撤掉了，正跪在地板上，用手拿着一根S形的水管。他用一隻螺旋啓子在細心查看着裏面，然後把它好好地裝在支撐面盆的一個鐵托架上。忽然他從那裏面拾出一點東西來，放在手上，細細地在看。塞頓小姐和他說了一聲『早』，巴羅一聽見她的聲音，便回過頭來，伸出他那打開着的手。『您早，太太。這東西是您的嗎？』

塞頓小姐屏着氣息，站在那兒凝視着他伸出來的手。『是的』，她終於回答了，聲音小得幾乎等於耳語。『是的，那是我好幾年前所失掉的。』

他抬起頭來望着她。『真奇怪，有時候東西會弄到那樣一些地方去，』他說，他的眼色和聲調中，全沒有一點什麼不對的神氣。她呆立在那裏，兩目無光，說不出話來。最後，她才向他：『那末，你知道關於這戒指的事？』

『是的，太太，』他答。『瑪麗把一切都告訴過我了。』她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我不要這個了』，她說。『我再也不能來帶它了』。她停止了一下，又加上一句：『我想你也不會要它吧。』

『是』，他說，『我不要』。要了那隻翠玉戒指，蹣跚地走到客廳裏去了。她驚呆得人事不省了。儼然是一個大的爆炸，把她過去十年的生活都炸毀了，她茫然地坐在那兒，戒指放在她的膝上。

最後她動了，僵硬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來；那戒指滾到地板上去，她也沒有注意，她再走回到衣帽室去。巴羅還在那里。

『巴羅』，她說，『你回去的時候，請你替我問一聲瑪麗，看她允許我去看她麼？你來裝新盆子的時候，可以給我一個回信。』

在憂慮和希望的狂熱之中，她等待着轉來。兩天之後，當亞格尼斯來告訴她，請巴羅來裝新面盆了，她便馬上跑到衣帽室去。

『哦，巴羅，你早。你給我帶來了瑪麗的回信嗎？』

他回過頭來。『帶來了，太太。她要我對您說，她並不記恨，一切都過去了，既往不咎，不過，如果你不見氣的話，她請你不要去看她。』